



春秋序句解

杜預 元凱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之本也

者言春秋記事之法如下文所云以事繫日繫者以下綴上之辭也

於日繫以日繫月每月有三十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於日

於月繫以時繫年一年有四時故於月以時繫年

凡此所以紀理年月遠近而故史之所記當時之事

表年以首事表顯也首始也故史之所記當時之事

有四時年有春夏秋冬四時故錯舉以四所記之名也

言春秋則同兼夏言秋則可自也周禮有史官周禮

史外史御史之官掌邦國以方之事



史記內達四方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

史於諸侯之國亦各自有中大事書之於策策即編

事如經之所書是也小事簡也而巳簡也楚謂之檇杭檇杭

所紀是也孟子曰引孟子言以證楚謂之檇杭檇杭

者四凶之一言頑凶無儔匹也楚國之史名晉謂之乘

曰檇杭以記要為主也圖徒刀反音兀而魯謂之春秋

名曰乘者以田賦為主也魯謂之春秋

之史錯舉四其實一也二三者其名雖異其每韓宣子適

魯韓宣子晉大夫名起謚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

韓文王作彖辭周公作書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之典以

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則知周公韓宣子

之德見易象則知周公韓宣子

既衰其德衰微官失其守史官失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在能使人又非賢聖故不赴告策書於鄰國也

崩薨曰赴禍福曰生告赴告諸所記注與夫其他多違舊

章赴告記於冊書音谷諸所記注與夫其他多違舊

多違舊章乃因魯史策書考其真偽因之偽者改之

而成定之舊文從而修之考其真偽因之偽者改之

而志其典禮志謂記識也合典與法者上以遵周公之遺

制使舊典下以明將來之其教之所存謂善

惡義存文之所害若文无以勸則刊而正之刑

刑舊策改而正以示勸戒知後人使聞善而其餘則

皆即用舊史其餘不善於史有文質春秋二百四

韓宣子所蓋周之舊典禮經也蓋是周之舊典也

後為得也然後字者真其後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

節說舊例也左傳之中務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

皆經國之常制仲尼之類有五左氏以意作傳而說周

公之垂法知其為周公之垂法也史書之舊章言周公

載於史書舊章者本如此仲尼從而脩之過因周公垂

法仲尼作經方制此禮也而脩明之耳以成一經之通躰

也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曲而暢之也

氏作傳於經之顯明者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皆據

闡而明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倫類者圍昌善反皆據

舊例而發義例而起發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指其人

辨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書曰之類稱書者有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稱

不稱稱者有稱書曰者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

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舊謂之變例正例故知

例七者為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元

變例也仲尼之意遂即以此蓋春秋新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

為義不復增改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春秋新意

改者此二條蓋是春秋新意也故傳不言凡春秋新意

皆逐事發傳不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

以凡字起例也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以

亮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也此一即說經五義

義例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行事而則傳直言

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言其非例也非褒貶故

發傳之體有三言其非例也非褒貶故

例之情有五言其非例也非褒貶故

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文見於此以微之所而

起義在彼以義之所稱族尊君命全族尊夫人梁亡城緣

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如齊逆女九月如以夫

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日稱族尊君

則夫而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叔孫及其起義在彼也

公此也九年傳釋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

於此也孟秦人滅梁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罪

起義在彼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罪

制約言音捨二曰志而晦以記其事也晦隱也謂約言示

與謀曰及之類是也推以知例其例所謂晦也參會不地

來亦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入共會則相議而莫肯

人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其地也三因以上共會則一

不地也言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宋衛陳鄭魯曹會

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相

以相會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相

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

晦者與音頌三曰婉而成章婉曲其辭曲從義訓回互

所謂婉也以示大順順所謂成也諸所諱辟璧假許

田之類是也春秋諱諱及許田事以諱婉而成章之說

假許田傳釋之曰為周公初威也蓋許田是魯伯以璧

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及鄭國易而代魯祀周

公而祀田之傳不足當許田春秋諱諱之但書魯假許田

以進璧以假田非父易也此皆委曲四曰盡而不汗盡

其言无所不有 直書其事 盡其文見意 幾其所不

曲也 音所 直書其事 盡其文見意 幾其所不

音也 音所 直書其事 盡其文見意 幾其所不

而勸善 惡者與之 示其勸也 國音盈 音角 五曰懲惡

名反 欲蓋而章 為惡者欲掩蓋其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之類是也 書引四事以證懲惡 勸善之說 昭公二十一年

庶其以繁 間丘來奔 昭公五年 經書 齊里也 以濫來奔 蓋春秋之

防茲來奔 間丘來奔 昭公五年 經書 齊里也 以濫來奔 蓋春秋之

殺之非命 知不書其名 各約齊國之卿也 魯齊侯之兄 而

是求名而亡也 知也 魯齊侯之兄 而 魯齊侯之兄 而

當書名其以是也 魯齊侯之兄 而 魯齊侯之兄 而

而 秋故書其名 所謂欲蓋而彰也 此推此五體 推而

也 前皆言情有五 此言五體者 情以經傳 推廣五者之

言其意 休言其狀 其實一也 以經傳 推廣五者之

作傳之意 左氏 觸類而長之 長之 類 類 類 類 類 類

十二年行事 蓋春秋始於 魯公九年 終於 魯公二十一年 所行之事

年也 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 備矣 正其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備見於 或曰 杜預 假設 或 春秋以錯文 見義 或 人 謂 春

此矣 以見 意義 文之 異 若 如 所 論 尼 因 魯 史 舊 文 乃 謂 仲

者 義 亦 異 焉 則 音 現 若 如 所 論 尼 因 魯 史 舊 文 乃 謂 仲

判 而 正 之 不 害 則 經 當 有 事 同 文 異 而 無 其 義 也 則 春 此

我 當 有 事 同 文 異 先 儒 所 傳 文 莫 不 著 其 義 者 則 謂 句 有 異

而 無 其 義 者 也 先 儒 所 傳 文 莫 不 著 其 義 者 則 謂 句 有 異

皆 不 其 然 預 所 論 何 也 答 曰 村 預 云 或 春 秋 雖 以 一 字

為 褒 貶 春 秋 雖 以 一 字 然 然 數 句 以 成 言 不 可 而 一 字

頃有用二數句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
方成言語文章者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
八卦各二爻錯綜重之而六爻則成六十四卦然卦之
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
一義故不可錯綜經文固當依傳以爲斷故事同文異
而傳蓋理也仲尼及宋反固當依傳以爲斷故事同文異
以當依傳而斷經也仲尼及宋反固當依傳以爲斷故事同文異
多矣論春秋三傳各有師承自古及今其遺文可見者
千數家杜預晉時人當其所見遺文尚存十大體轉相
祖述謂祖前人以爲之談大抵更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
經文以盡其變事同文異本元亡義而強爲之說理不
燮退不立明之傳已元定見隨人任說故於立明之
傳有所不通文義有不通曉如皆沒而不說則皆混役
而不著而更廣引公羊穀梁膚徒也公羊氏谷梁氏皆
而論

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自適足自亂以二傳而
乃反引公羊穀梁傳近之說自亂以二傳而
亂也預今所以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專脩立明之
傳以釋經以釋仲尼之經經之條貫如如木之有條必
出於傳以左傳爲經傳之義例皆有正例總歸諸凡左
傳發凡推變例以正褒貶若例可推之則傳有變簡二
傳而去異端若左氏不詳則就二傳而簡用其蓋立明
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臆見其有疑錯字當有錯誤而
可疑則備論而闕之則備論其可疑之以俟後賢以待
賢者或能足然劉子駿劉向之子名歆字子
成其說也然劉子駿劉向之子名歆字子
士獨左氏不列李官劉歆治左氏始賈景伯父子許惠
引傳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音俊賈景伯父子許惠
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漢賈景伯父子許惠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傳父業

作左氏傳訓詁詩惠卿名倅亦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
洽左氏春秋三人比日先儒之美亦復名家然亦往往春秋
其後又有穎子嚴名客比於亦復名家然亦往往春秋
又賈許之徒李識雖復淺近亦復名家然亦往往春秋
又反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長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不
銅者而以見同異四家參攷則音義之論之分經之年與傳
之年相附左傳本自為一書杜預以其傳附於本年之
下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各從各隨而解之
經傳又名曰經傳集解謂經集經傳而解之又名曰別集諸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之內者地名譜
謂六十甲子此四相與為部類名各為一部凡四十部十
者別集為一書五卷皆顯其異同皆表題而出之從而釋
五卷而為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皆表題而出之從而釋
之以異同之類名曰釋例故以其別集諸例為名將今學者觀

其所聚洲使李者動我異同之說察其同釋例詳之也

釋例具載已詳李或曰或杜預又假說春秋之作此問孔

者觀此則易曉也或曰或杜預又假說春秋之作此問孔

秋之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明

與焉而全為孔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在

脩春秋便脩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素

子至故知孔脩春秋為素王也音臣下士魯同立明為

素臣孔明傳春秋為素王也音臣下士魯同立明為

王魯在此又問王魯之後改元立號春秋許新王受命於魯此

即黜周王危行言孫說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曰

也却去聲以辟當時之害罪當時而為己之害也國音
避故微其文微而不著隱其義所以與當時之言也公

羊經止獲麟 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而左氏

經終孔丘卒 左氏春秋傳獲麟而止更敢問所安言四

條請問之 未安答曰人之問曰異乎余所聞則異於是

仲尼曰 詞以證之文王既沒既死之後文王不在茲乎

文者道之 更聖所以經天緯地此制作之本意也言孔

子制作春秋 言已得文王之道也歎曰歎而訖曰嗚鳳鳥不至

鳥名官 孔子言今世河不出圖伏義時龍鳥負圖而

亂鳳鳥不復至矣 世亂无明王吾蓋傷時王之政也

吾已矣夫 夫子言世亂无明王吾蓋傷時王之政也

之嘉瑞也 言此五靈乃王者今麟出非其時衰亂之世

虛其應 是虛其應也而失其歸是失其歸也此聖人所

以為感也 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者 符獲麟家絕筆焉所感而起非是文成而致麟也

固所以為終也 句也此以上言春秋止於獲麟之說曰

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 麟何為而始於魯隱公答曰

也 頌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君東都洛邑故曰始王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 隱公長子而遜國考乎其時則相接

未見其時 相當也之言乎其位則列國則曾魯為其地

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周公之子伯禽始封於

其福祿之遺嗣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後者能

求上天久 紹開中興又先王之功也隱公能弘宣

祖業乃祖周公之業 宣光啓王室則西周之

也 也

春秋乃謂文成致麟又引經以至仲尼卒先儒又謂獲
是其說之好且妄也猶制作不止至書孔丘卒
卒以前皆非所脩之經亦又近誣此說又近據公羊經
止獲麟春秋之傳以諸其說謂公羊所傳而左氏小邾射
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經來奔在
所脩之經則小邾射當與無其黑豚年夷同列而為四
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引經
以甚矣音亦故余以為感麟而作子因獲麟有感
婚作你起獲麟者我之作因則文止於所起故亦至獲
春秋絕為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拭面此數
筆也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亦無取焉
公羊稱吾道窮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密袍
之說稱吾道窮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密袍
杜預以為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密袍
之前悲吾道之窮乎故不取其說也
春秋序句解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魯齊朱中

周翰

注釋

進齋劉端仁

壽卿

校正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因疾爵始封之君用周公之
女孟子无子而卒繼室声子生魯公再娶宋女
仲子生桓公惠公薨魯公君長當立以惠公欲
立桓公故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魯
公攝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身其在位十有一年
蓋法不尸其位曰隱

己未

周平王宣日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三年

惠公一年

魯穆公七年

魯穆公七年

十四年

晉鄭侯

武王十九年

魯穆公九年

宣公二十一年

魯宣公二十一年

初鄭武公娶于

中曰武姜

言初者因此年之重而推其所由始也鄭姬姓國伯爵
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厉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申姜姓

國也鄭武公妻申國之女曰生莊公及其叔段武姜生
武姜者姓姜而諡曰武也
子莊公也次子名段後出奔
共因以為號音恭下並同莊公寤生武姜寐時生之
驚姜氏以其寤寐而生故名曰寤生命寤生也遂惡
之武姜因驚姜氏惡也愛其叔段既惡長子欲立之武姜欲
為太子武姜數使武姜數數請命於公弗許武
不從及莊公即位武公既卒而立為之請制制邑名武
公欲封叔段公曰武姜制巖邑也其地岩險
死焉武姜封叔段於京邑使居之叔段居於京也謂
而死也武姜封叔段於京邑使居之叔段居於京也謂
聽請京京亦邑名武姜又使居之祭仲曰祭仲曰
之京城大夫以寵異之大夫音表祭仲曰祭仲曰

分制都城過百雉邑有宗廟先君之室曰雉言都城
周禮不可過國之害也則有害於國先王之制先王立
法制凡有二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疾伯之國其城長
如下文所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疾伯之國其城長
其國之不過百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小九之
雉也不過百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小九之
一不過百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小九之
也非制也君將不堪言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公曰
仲姜氏欲之言請京邑於焉辟害以母命之故公曰
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
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也無使滋蔓如草
蔓草猶不可除蔓草尚難
况君之寵弟乎使威勢稍大豈可得而圖謀乎公曰

應祭多行不義必自斃言叔段據有大邑而多子姑待

仲子稱祭仲也言既而大叔命西部北鄙貳於己邑也

之且少待也公子呂曰鄭公子為大夫

國不堪貳其民言國家不可使君將若之何

何以欲與大叔君若欲以叔段臣請事之

弗與君若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則叔段不除

民當生公曰子應公無庸除之將自及彼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為己邑言前兩屬者叔段又至于廩延

多所長愈子封曰公子呂可矣厚將得眾言叔段

大將得公曰子應公不義不暱為弟而不親於兄謂女乙

反厚將崩金土地廣六民心不附大叔完聚其城郭聚

其人繕甲兵繕治甲冑具卒乘具備其步卒與車馬

將襲鄭將不期而夫人將啓之夫人武姜也姜本欲立

將開公問其期莊公密探伺而曰可矣言叔段謀已

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乃命公子呂帥兵車二

每兵車一乘甲士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不助叔段入于鄆

而段入于鄆音偃公伐諸鄆莊公追而大叔出奔共

而段乃出於鄆音偃遂寘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名莊公怒

穎之於城而誓之曰臨別與誓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誓言此相見於地下也既而悔之莊公一時忿怒誓

也穎考叔為穎谷封人穎考叔為典封疆之官聞之考

也穎考叔為典封疆之官聞之食舍

有獻於公於莊公賜之食賜考叔食舍

肉考叔受食而不發羹欲以公問之莊公問何故對曰

考叔云小人有母言有母在家皆嘗小人之食矣言母所食

者皆我小未嘗君之羹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今君賜

我獨無母可以遺之也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言公母見存而公語之故故而若考叔且告之悔且

考叔以悔對曰君何患焉言莊公不患其

文之意若能掘地使及隧而相見道由此以見母則是相

及泉黃泉音掘其誰曰不然誰以此世說公從之掘地道以迎母

泉也其誰曰不然誰以此世說公從之掘地道以迎母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莊公入其樂也掘地道見武姜乃作詩而

祭也融融音融和樂也此句亦姜出而賦大隧之外莊

其樂也洩洩洩洩詩中要語洩洩亦

世述為母子如初莊公迎武姜歸母君子曰按傳文

折之以正大之理今姑存之以備一家之言後凡君子

皆倣此穎考叔純孝也言穎考叔愛其母自愛其母

施及莊公遂能感發莊公使為詩曰詩大雅孝子不匱

孝子之心篤於永錫爾類又能以已之孝感君之其是

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旨未

卒三年是歲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此亦推原其事之所由始也卿士執政之王貳于虢

官詩序所謂父子並為周司徒者是也鄭伯

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虢不專任鄭伯也

怨王此齊伯指莊公也王曰無之平王始曰故周鄭交

質平王恐其不信故交質其王子狐為質於鄭以其

子名狐者往鄭公子忽為質於周名忽者為質王崩此

年而平周人將昇號公政約而將以政事與四

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祭足即祭仲也温周邑名四

祭仲統帥兵師奪而取之則界反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周民所

奪而取之又周鄭交惡疾惡周鄭自此兩相君子曰信不由

中言周鄭之其信實無益也雖名各以子交明怨而行則

此心相知怨則不責其所不要之以禮而又以禮文彼

及設使周鄭能以明怨而行要之以禮此要結國平

雖無有質其子交質誰能間之亦誰得以間其苟有明

信誠使此心明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澗溪澗水在川曰沼沚水在川曰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在川曰

也與夷言其公子當立宣公以穆寡人弗敢忘穆公言我公為賢故不立其子而立穆公寡人弗敢忘不致忘先君之若以大夫之靈設若尚領女得保首領以沒使我首領善先君若問與夷我於地下與宣公相見宣其終於牖下我何以下與宣公相見其子其將何辭以對我有何言語可請子奉之我今所以請彼君以主社稷社稷之未國寡人雖死如此則我亦無悔焉亦有不辭以告先君對曰孔父羣臣願奉馮也馮公之子於地下无所悔也對曰孔父羣臣願奉馮也馮公之子言父死子立羣臣願奉馮也馮公之子為君不願立與夷也音馮公曰不可穆公言不先君以寡人為賢先君言公謂使主社稷社稷之主若棄德不讓設使我自奔其德是廢先君之舉也是我奔先君豈曰能賢是以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國是國之美可不務乎其可舍此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說

立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穆公立穆公而宣公弟其子饗之穆公卒復立與夷是命以義夫言宣公避國之命音其商頌曰詩商頌其是之謂乎言宣公皆以義百禄是荷故能任荷天之其是之謂乎言宣公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也愚按宣公遂國則何百禄是荷其子穆公遂國於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宣公為之也斯言當矣殤公遇亂在威公二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始此亦推原其事之而莊姜姓姜美而無子德而不見終以無子衛人所

為賦碩人也衛國之人作碩人之詩以閔又娶于陳曰

厲嬀嬀生國侯爵帝舜之後始封之君胡公与把未

曰危反生孝伯名孝伯之子蚤死未成人而其姊戴嬀生

栢公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以栢姓戴嬀之姊

以為已子莊姜无子故撫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州吁名有寵而好兵州吁獲寵於莊公弟祭

州之禁莊姜惡之惡州吁惡其石碯諫曰石碯諫曰

及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義以方外所以制事之宜也

教弗納於邪於不可納也驕奢淫佚驕謂恃已凌物奢謂

過度佚謂所自邪也四者邪之四者之求驕奢淫佚驕奢淫佚

祿過也四者不期而生也將立州吁言若欲立州

定之矣則自早若猶未也若不階之為禍州吁必

而作夫寵而不驕得君寵愛而不能驕驕而能降已

降其心者自鮮矣言此四說能如此且夫賤妨貴以庶

身者自鮮矣言此四說能如此且夫賤妨貴以庶

賤而妨貴少陵長少陵長少陵長遠聞親臣而

聞並去聲新聞舊新聞舊小加大好犯小國而

淫破義破散正所謂六逆也此六者皆君義君義

臣行臣能行父慈慈其子子孝孝其父兄愛愛其弟

敬敬其弟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去順效逆其於六

則敬是去順而效逆也上聲下同所以速禍也則如此

自速其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當務去禍而速之今不去

之無乃不可乎言速禍之弗聽莊公不所其子厚與州

吁遊石厚之子石厚禁之石厚禁之不可石厚相公立

春秋前十二年乃老石厚乃告

四年宋殤公衛州吁弒相公而立

其成乎言州吁弒兄自立對曰衆仲臣聞以德和民

以和民得民則得國也不聞以亂未聞作亂而可以

以亂若欲作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譬如治絲而棼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持也言持其兵阻兵無衆

安忍無親安於殘忍則刑衆叛親離衆叛親離

夫兵猶火也可無火然而二者皆

弗戢其威則立反將自焚也備用火而不戢

州吁弒其君謂弒而虐用其民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

令德善也惠可和民而欲以亂成亂不可和民而州

事必不免矣言州吁必不州吁未能和其民果如衆仲

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石厚曰何以得覲石厚

老夫石碯音昆也八無能為也言國小年耄此二人者

實弑寡君言州吁石厚一敢即圖之言二人今朝陳國

謀而陳人執之陳人從石碯之而請泄于衛衛人自清

詩衛人使右宰醜泄殺州吁于濮濮地之在衛南人使右宰

而殺州吁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于陳宰家臣

陳而殺其子厚厚歸奴侯反君子曰石碯純臣也言石碯

姬惡州吁君惡去声而厚與焉并惡石厚与州吁

大義滅親知有君臣之規其是之謂乎合於古語大

癸亥五年宣公元年是歲曲沃莊伯伐晉遂却侯

公將如棠觀魚者棠魯之遠地也魯公

僖伯諫曰賦僖伯公子疆也諡曰僖其後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物而不足以供大事之用其材不足以備器

用其物无皮革齒牙之飾則君不舉焉則非君人者之幸

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軌法也物事也言人君常為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

聲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物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亂政取行為人

政而數行亂所以敗也實由於此故春蒐蒐索也春田

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秋獮獮殺也秋田取

音冬狩則取之无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

農事之閑日恐妨其業三年而治兵四時金已講武也

曰治兵謂始入而振旅入曰振旅謂治兵已畢歸而飲

至歸則告至於宗以數軍實禽獸之實數二上聲

文章則告至於宗以數軍實禽獸之實數二上聲

長後則去聲長則入則在習威儀也威有儀而可畏謂之

之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田獵所取禽獸而其肉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翼長毛曰革領上大齒為牙而不

足登於法度則公不射往而射取之國食亦反古之制

也言上文所皆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之實燕薪之類川

澤之實謂委器用之資此皆器用之所資取阜隸之事臣如阜隸

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魯公不從其蒞遂若也我遂往

魚而觀之設捕魚之具而觀之九月考仲子之

宮考成也仲子曹惠公再娶宋曰之安相公之母也仲

廟故曰宮也將萬焉也舞公問羽數於衆仲隱公問衆

數仲對曰天子用八每八人諸侯用六每六人

大夫四每四人士二每二人夫舞用樂之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

南方凱風也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

舞所以行八風也故自八以下諸侯以下則降殺以

也公從之而用諸侯之禮於是初獻六羽於是初獻六

子始用六佾也此左氏釋初字之義蓋自成王以天

之至是魯公仲子之後季氏舞八佾於庭以見唯仲子

唐用六 ○鄭人以王師伐宋時宋人取郟田知人告於
倫也得用王師者以莊公入其郟宋郟門宋人使來告命
尚為王師士故也魯人遣使告於公聞其入郟也魯公聞郟兵將救之發
兵而問於使者曰魯公問師何及言鄭兵今對曰未及
國公知師入郟而故問故使者公怒怒使使者乃止遂
發辭使者曰宋使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君謂宋
言君遣使使者來告我使我同去聲今問諸使者我今問汝使
憂恤社稷之難去聲曰未及國我使未及國昧昧寡人之所敢知也然則我
事也遂辨絕之

甲子 六年 晉納哀侯元年是歲 鄭伯侵陳 鄭伯在莊公也 傳
元曰伐大獲有所得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 前

請于陳欲與 陳侯不許 陳桓公不 五父諫曰 陳公不
之請和好 親仁善鄰 親鄰而國之寶也 君其
曰公 許鄭 國之請成也 陳侯曰 宋衛實難 陳桓公云云 宋人
去 鄭何能為 能為我害乎 遂不許 所以見陳之由

君子曰 善不可失 守而勿使 之失 惡不可長 人之有惡
物使長 其陳桓公之謂乎 言陳桓公不許 遂不許 所以見陳之由
後其禍必大 故長惡不悛 長其惡而不悛 自及也 則成
雖欲救之 後及禍而 其將能乎 言不獲 商書曰 商書曰
惡之易也 言惡之易長也 今盤庚 如火之燎于原 燬之
原野 不可鄉邇 被焚也 周去聲 其猶可撲滅 得其尚可
普乎 反 周任有言曰 有言曰 平聲 為國家者 治人君

善不可失 守而勿使 之失 惡不可長 人之有惡
物使長 其陳桓公之謂乎 言陳桓公不許 遂不許 所以見陳之由
後其禍必大 故長惡不悛 長其惡而不悛 自及也 則成
雖欲救之 後及禍而 其將能乎 言不獲 商書曰 商書曰
惡之易也 言惡之易長也 今盤庚 如火之燎于原 燬之
原野 不可鄉邇 被焚也 周去聲 其猶可撲滅 得其尚可
普乎 反 周任有言曰 有言曰 平聲 為國家者 治人君

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見惡事當如農夫之除草也去其根而除之勿使能殖也則惡之不生也則善者信矣長則善者伸也音申
○鄭伯如周朝於周始朝相王也至是乃朝故曰始也
王不禮焉相王不禮其禮也周相公言於王曰名相公
有為王三公者食邑也我周之東遷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始東遷居洛邑晉
鄭伯依東好之也初晉文公鄭武公夾輔王室皆善鄭以
舊來者當以禮待也以勸後來諸侯猶懼不既皆恐
侯不至也况不禮焉禮而况不以鄭不來矣自此始因不
伯不朝張本
七年是歲秦文公

丙寅八年靈公元年是歲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伯鄭莊公至是而親迎也去年陳侯請妻之亦以媯氏歸

娶媯氏陳鍼子送女陳使大夫鍼反先配而後祖婦媯

先告祖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見其

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子曰誣其祖矣其祖也非禮也非古

禮何以能育相公十一年昭公出奔張本○齊人平

宋衛于鄭先是宋衛與之講和也使來告成三國齊

遣使來告公使衆仲對曰齊使衆仲音終君釋三

國之圖言三國不可而相圖也以鳩其民鳩聚也三國

寡君言已聞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君有明德如此寡○

君之命矣聞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君有明德如此寡○

無駭卒元駭魯國大夫也羽父請益與族羽父公子翬也蓋死者

同一姓而各分公問族於衆仲問何以爲無衆仲對曰

爲族氏音示天子建德天子立有德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之

若舜由妣出故陳公封於陳昨之士而命之氏封地各爲之族氏若

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故其臣但以其爲謚因以爲族

或使用先人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世居其官而有

若晉之士氏亦如之或以所封之邑爲族若公命以

字爲展氏公子展魯孝公之子蓋無駭之祖也展公

九年蔡桓侯北戎侵鄭北戎之國鄭伯禦之鄭伯禦之鄭伯

我患戎師要其曰彼徒我車莊公言戎用車戰懼其侵軼

我也恐兵車不利而爲戎之公子突曰突亦莊公子即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謂出勇則取於

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言先伏

我輕而不整言戎人之性輕易而貪而無親於

不相親勝不相讓惟其貪也故得勝則敗不相救惟其

先者見獲必務進鄭使勇者嘗寇則我

進而遇覆必速奔獨自先進而

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則無繼矣則我兵無

乃可以逞如此後從之莊公從乎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果然我兵之先者祝聃逐之祝聃逐而無剛者先犯

前後擊之第一伏逆其前祝聃與第三伏盡殲戎人之

前後擊之第一伏逆其前祝聃與第三伏盡殲戎人之

兵者不殺我師大奔後者不與

死禮一詩反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敗宋師于菅音也名蓋亦伯後期而隱公也

鄭師入郕郕宋邑也郕兵歸于我得郕邑

又入歸于我取郕防二邑皆以與魯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可謂止矣言莊公處此正理以王命討不庭言宋公不

命詩之曰不庭者下之不貪其土既取其上也以勞王

爵勞謂叙其勤以吞之也魯侯爵專亦伯爵正之體也

此亦所以得正之體也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滕姓國文王之後薛任

薛侯曰我先封言我

滕侯曰我周之下正也言我祖為周下官

我不可以後之言我同姓也

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物薛君與滕君之曰周之俗山有

木於山工則度之實有禮於客主則

擇之擇其宜而行之者周之宗盟周之同宗異姓為

後先同姓寡人若朝於薛設若我魯君不敢與諸任

齒言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諸君若辱賜寡人賜

言賜君來我國是則願以滕君為請則我願如周之宗

薛侯許之魯公之言乃長滕侯乃以滕鄭伯

將伐許許國男爵授兵于大宮則告于祖廟而奉

許以行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閱部大夫也穎

考叔挾輈以走輈輈也朝中授車未行馬驚子都拔棘

以逐之子都即公孫閱也及大逵大逵路可容車之

弗及穎考叔子都怒奪其車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螿弧

射之子都恨考叔周麾而

呼曰環叔盈以拊編君登矣螿弧鄭伯之旗鄭師畢登

侯以許讓公三國同克許齊侯曰齊侯君謂許不共

其許莊公故從君討之故我從君許既伏其罪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矣許君出奔具雖君有命命君以許寡人弗敢與聞

孫獲也我將使公孫獲未佐助也若寡人得没于地君我得善終也天其
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必加禮於許而悔禍焉無寧茲許公
復奉其社稷無寧也此言異日復奉許之社稷又反唯我鄭國
之有請謁焉許公復國之後若我如舊昏媾亦許於鄭
姻戚不可疎外也婦其能降以相從也亦許國必能降
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亦許國必能降
約無滋他族實偏處此彼當固守其國毋使其他族類
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母使他族與我爭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設使他族處此以去我爭則我之反而况能
裡祀許乎何暇能裡祀許之山寡人之使吾子處此錢
使彼百里不唯許國之為不待使彼守許國亦聊以固
吾圍也亦賴故以固我必使使守許國去其聲亦聊以固

偏莊公又使公孫獲曰此下取諸公比而器用財賄無
實於許而故也吾先君新邑於此新邑謂河南新
言我死不能當許爭故必遭害當亟去之我死死後乃亟去之乃亦
始莊公之父叔武公王室而既卑矣周自東夷之周之子
孫日失其序序也亦周子孫故云然夫許大岳之胤
也其言許國乃四岳之子孫天而既厭周德矣蓋王室卑
是天既厭吾其能與許爭乎四岳之後非惟長哉此言
公孫獲不可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而序民人
存禮禮之言經國家可以經定社稷可以安序民人
刑政也言許亂刑政也言許亂服而舍之不取其國度德而處之

德之厚薄而處待洛反量方而行之量我力之強相時而動其

時之可動而後言使公孫獲持我死則亟去無累後人之言使公孫獲持我死則亟去

聲可謂知禮矣非知禮者鄭伯使詛射穎考叔者穎考叔

子都射死莊公弗能討乃使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

政刑政以治民刑以正邪刑者備也既無

德政德而不能以又無威刑威而不能以是以及邪臣所以

而邪人得以肆邪而詛之而徒詛之於神將何益矣

益於○王取鄆劉為邪之田于鄭相王取鄆四邑之田

死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也

而行之禮之則也禮之經也言禮

已弗能有一言邑州王所行而以與人乃使鄭國取

息有違言息姬姓國侯爵息侯伐鄭鄭不伐息而

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將亡也言息將亡也

不度德鄭莊賢而不量力息國弱而不親

親而伐之不徵辭言語相違而不察有罪一國相惡

直犯五不韙息皆犯之而以伐人乃敢先加

其喪師也不亦宜乎也○羽父請殺相公魯

有公欲終據其位故請殺相公將以求大宰故以殺

公曰為其少故也言其位相公尚少故吾

將授之矣我將授之矣使蒼黃喪人營其官室音徒吾

將授之矣我將授之矣使蒼黃喪人營其官室音徒吾

將老焉我將以用孫相而羽父懼羽父懼公先請殺相公懼反諸公子相公而請弑之反諸於相公曰隱公時殺故使賊弑公子為氏為氏魯大夫之家也羽父使立相公
魯君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相公名執史記名允又一各名于惠公之子隱公之弟

庚午 元年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魯公二十一年 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宋督宋太宰也

而義士如伯夷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哭哭於大廟何况受器而
昭者于大廟其若之何其何以臨公不聽伯夷之諫周內史聞
之曰伯夷之諫而美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伯夷諫而
後於君違不忘諫之以德言相公由城德立遠而哀伯以
有後於魯也○東萊曰相公親為執逆而不懼豈懼取亂人
之一罪乎刑父為相公畫畫逆之謀哀伯為相公畫守成之
策正名定罪不當置○初晉搜侯以條之役生天子晉姬姓
始封之君唐叔虞武王之子也條晉地名太命之曰仇命太
子文侯也當戰于條之時而生天子也命之曰仇命太
相仇然之義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名曰成師取戰師服曰
千畝而晉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名曰成師取戰師服曰
復侯又生子命之曰成師師衆也命名曰成師取戰師服曰
師服晉異哉君之名乎也言復侯命之子之名夫名以制義
夫命子之名以因義以出禮禮有節文而義能裁制禮以體
其字而取其義義以出禮禮有節文而義能裁制禮以體
政政者正也而文官天下之政以正民已率以正其敢不
政正也而文官天下之政以正民已率以正其敢不

以政成而民聽也○易則生亂反易則
嘉耦曰妃耦則名曰妃然耦曰仇然則名曰仇古之命也
曰如曰仇此古也今五命天子曰仇今則名曰仇弟曰成
師取得衆之義始弗亂矣○晉亂之端兄弟其替乎穆侯愛少
如師服因知成師之黨必盛於晉惠之二十四年晉惠
以傾宗國而兄之子孫必衰替也故封相叔于曲沃相叔即成
師晉始亂其年晉文侯卒子昭故封相叔于曲沃相叔即成
危不自愛乃封其靖侯之孫栾賓傳之得貴能公孫為之高祖言
相也齊實之後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家所以能植立者
遂為晉察代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家所以能植立者
本大而末小根大本貴乎強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天子建諸侯之國則諸侯立家諸侯立大夫之家則卿
置側室卿則立庶子之長以爲側室之大夫有貳宗大夫之
夫為側室之官則為大夫而側室為小大夫有貳宗大夫之
夫為側室之官則為大夫而側室為小大夫有貳宗大夫之

夫味成求吉之重於瑕以待之瑕地名楚軍於隨人使少師

董成也少師隨侯不相見而使人往焉關伯比言於楚

子曰關伯比亦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所以不得志於漢東也

諸侯我則使然蓋我楚國我張吾三軍我楚方且張而被吾

甲兵其使三軍之人皆被武臨之以威武而臨彼則懼而協

以謀我諸侯則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間也所以難於離其

坐此患漢東之國隨為大此下乃伯比為楚書果言以隨張

若能隨隨君心自必棄小國隨必奔絕小國小國離小國則隨

張之使少師見之必棄小國隨必奔絕小國小國離小國則隨

季梁在言必能謀其君何益無補於事關伯比曰以為後焉

言今余未得志而少師得其君謂季梁能忠速不遇一見

軍而納少師楚子欲從伯比之計乃少師歸

請追楚師兵真庸勇故請追之隨侯將許之信少師

季梁止之季梁果謀止隨曰天方授楚信楚勢方盛楚之屬

示新以其誘我也蓋蘇其精兵而君何急焉言當緩以臣

聞小之能敵大也我聞小國所以小道大淫小國有道而

乃可謂道承上文而說忠於民而信於神也誠實為

神乃所謂道也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民乃所歡則祝史正

信也初官史其言辭而不今民餒而君逞欲今民

君誠其情敬也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告臣不

知其可也未也則是吾因五道而楚亦公曰吾牲牲肥膾

不信隨侯言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鬼神

民為神 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所以古之聖王先
致力於神 故奉牲以告曰 故祝史奉牲 博碩肥膋 謂其畜之碩
民力之晉存也 信告神以博碩肥膋者 蓋民力之晉存也 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 離厭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所以六 謂其不疾疫
羸也 離厭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所以六 謂其不疾疫
惟民力普存人皆悅樂故 奉盛以告曰 祝史又奉棗栗豐
盛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言告神以棗
栗豐盛而豐厚也 謂其三時不害於農使 奉酒醴以告曰 祝史又奉
神嘉栗旨酒 言美味之酒嘉善也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
心也 言告神以嘉栗旨酒者 蓋易上之羣臣下 所謂繫象者
三者而無民比皆有嘉善之德而九 謂其上下皆有嘉善之德而九
酒醴所以言義性榮盛 無譏慝也 非酒醴之馨香乃民德 故攻
其三時 此言成民之事也 務春夏 脩其五教 弟夫婦朋友之

五教而使親其九族 所以致其禋祀 以致其禋祀
然後致力於神 而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惟忠於民而
神降故動則有成 故受福而 今民各其心 今隨國之民各
而里神之主 民為神之主 心不 君雖獨豐 君之事神 其何
福之有 補之 君姑脩政 君宜且脩政事 而親兄弟之
國 庶免於難 庶幾可先於楚 隨侯懼而脩政 隨
言 楚不敢伐 楚八年楚伐隨 隨侯懼而脩政 隨
伐齊 鄭九 鄭大夫子忽帥師救齊 齊侯使子忽帥師救
於 大敗我師 我為鄭 公之未昏於齊也 魯桓公三年
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 文姜未嫁魯桓公之前 齊
子忽辭不許 又問其故 何故不娶 太子曰 人各有耦 言
齊大 言鄭國小 不 詩云 王雝有夫 自求多

福言順也則在我而已求福由己大國何為何以大國君

子曰善自為謀君子論其自為及其敗戎師也此

齊師敗齊侯又請妻之文姜已嫁魯固辭固辭自娶人問

其故人問何天子曰無事於齊言往曰不曹吾猶不敢我尚

娶齊今以君命奔齊之急以奉吾君之命而受室以歸此而

娶齊是以師昏也是因用兵而昏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

詩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无天

國之助至於見逐又按左氏曰善自為謀其載仲之言曰

必取之君多內寵子九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与詩序

之言實相表裏然此皆以成賊論是非也准東萊云烈得之

於師昏而失之於賊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九月丁卯子

則拉昏之禍不在魯而在齊誠哉是言也○九月丁卯子

同生魯桓公生子子名公問名於申縹公欲命子之名申縹對

曰答桓名有五言名子有信以名有義以德有家以類有假

取於公有類取於以名生為信取子及生而有文在其以德

命為義若文王名巨如其必能昌盛周因以類命為象取

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物為假其命名曰縹而字縹縹者取

於父為類若今子司生子不以國相君之子不以官不

本田官取不以山川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隱疾不

也不以畜牲不以六畜之不以器器不以器器不以器器不

神自殷以上未有詩法周人尊名終將諱之名以官則廢職

之而不故以國則廢名以國為名則廢諱其因以官則廢職

以官為名則終諱此言以山川則廢主以山川則廢主以官

之名是廢其官職也以山川則廢主以山川則廢主以官則廢職

其生也與吾同命之曰同命之曰同蓋用取於父

丙子七年魯公遷元年是歲曲沃武

丁丑八年晉侯緡元年曲沃武公滅晉其冬天子命魏仲立晉

秦靈公卒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秦靈公卒

可矣伯比前年謂少師得其君雖有豐雖有豐軍於漢淮之間難於

可失也此機會楚子伐隨楚武王伐隨弟許而後戰許從和

水之北淮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服罪弟許而後戰許從和

然後所以怒我而怠寇也下之則楚師怠弟許則我少師謂

隨侯曰必速戰速戰則楚師不然速戰將失楚師不與楚師而

隨侯禦之隨侯禦之望楚師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

又言楚國之世以左為貴蓋黃帝君必左則一軍皆精兵也無

與王遇不可攻且攻其右且攻其右期先攻右無良焉右無良焉必

敗右軍偏敗右軍而敗其右而敗其右衆乃攜矣則左軍不攻少師曰不當

王軍是不非敵也如此則是不從又非從季梁

鬬子連祀速祀隨地名也隨師敗績為楚所敗也隨侯

澆隨侯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楚子將不許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太云其疾矣伯比言

師如人之有疾也師如人之有疾也鬬伯比曰太云其疾矣伯比言

死是天命也死是鬬伯比曰太云其疾矣伯比言

可克也乃盟而還盟謂戰血以誓於神二

戊寅九年魯出公

己卯十年初虞叔有五難之後也虞叔虞公之弟也虞公

伐絞楚伐絞國以軍其南門陳兵於絞莫敖屈瑕曰屈瑕為

官絞小而輕絞國小而輕輕則寡謀惟其輕敵請無扞採樵

者以誘之行軍之法別有後法以供采樵之役必使正軍扞

而不使人從之楚國從屈瑕絞人獲三十人楚之役後采樵者

明日絞人爭出絞人既獲楚人遂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之役後采樵者

山下別設伏兵於所采大敗之楚人爭出擊山中伏兵而

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謂侯所

十三年陳莊公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絞羅由人鬪

伯比送之送屈瑕還屈瑕謂其御曰私謂其御莫敖必敗言屈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武王屈瑕曰言屈瑕楚子

辭焉楚王不知其入告夫人楚王之夫人屈瑕乃屈瑕

豐豐屈瑕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夫人在於屈瑕之意其謂君撫

小民以信言伯比欲楚王恩也訓諸司以德教訓諸司

而威莫敖以刑也曲以刑威加之屈瑕使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所以然者緣屈瑕敗於人於蒲騷遂習慣而恃勝將自

用也將自用其計必小羅必以羅田為君若不鎮撫君若不

鎮撫之伯比之意蓋欲楚王教訓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軺

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而告田畝以上

借於慢易輕敵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而告田畝

則伯比伯比知楚師之請也屈瑕使人諫者

追屈瑕往不及故追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令於楚兵曰諫者

追屈瑕往不及故追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令於楚兵曰諫者

有刑言敢以伐羅及鄆鄆水國亂次以濟兵度鄆水

遂無次因是遂不且設備以不設伏兵及羅羅兵至與盧

戎兩軍之戎夾攻屈大敗之屈瑕之兵大

癸未十四年是歲大敗之屈瑕之兵大

甲申十五年桓公鄭伯患之仲之專政使其壻雍糾殺之殺之

鄭伯患之仲之專政使其壻雍糾殺之殺之

雍糾殺之仲之專政使其壻雍糾殺之殺之

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則殺夫不告其母曰人盡夫

也可母之言凡人皆父一而已生我者但有胡可比也胡不若

父之遂告祭仲曰祭仲告於吾惑之其事以告於我祭仲殺雍

糾殺其壻尸諸周氏之汪陳雍糾之也公載以出於公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其旌以先旌使若所執之旗也壽子竊而盜殺之盜見在旗
子急子至至盜所曰我之求也使汝殺我我也此何罪
殺之請殺我乎殺我乎又殺之序所謂衛官公也
而在此者一公子故然惠公宣姜惠公已立是歲二惠公奔齊
之立公子黔牟前十一年惠公已立是歲二惠公奔齊
在去年乃復每

丙戌十七年是歲魯桓侯卒哀侯蒞齊立齊人侵魯疆齊人

疆吏來告魯國守疆官公曰疆場之事疆場之事魯亦

慎守其一但當謹守一語而備其不虞又何謂焉於我也

焉不虞之備事至而戰又有兵來又何謂焉公將有行

丁亥十八年魯哀侯卒齊人侵魯疆齊人申繻曰女有家

謂之有

禮則不相瀆易此必敗反易此禮而同出公遂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齊侯通焉夏享公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公子彭生乘公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魯人告于齊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齊人殺之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而不敢寧居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無所歸咎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請以彭生除之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彭生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辛伯告王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王子克奔燕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殺周公黑肩齊侯通焉公薨于車齊侯通焉

子儀有寵於相王子儀即王子克也相王屬諸周公以子儀之寵故寵愛之相王屬諸周公以子儀之寵故寵愛之相王屬諸周公以子儀之寵故寵愛之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

莊公名同相公之子在位三十有

戊子周元年陳襄公五年齊襄公五年魯襄公五年晉襄公五年鄭襄公五年宋襄公五年衛襄公五年燕襄公五年秦襄公五年趙襄公五年魏襄公五年韓襄公五年周襄公五年

己丑二年公卒子建立是為閔公

辛卯四年楚武王伐隨將齊先齊我入告夫人鄧曼曰

余心蕩夫人心動故驚而告夫人而心將各為而心鄧曼歎曰王祿

而蕩王心焉先君使之然也若師徒無虧若人師敗王

薨於行而死於道王國之福也不死於戰是王遂行也王遂行也薨於行而死於道王國之福也不死於戰是王遂行也

壬辰 五年元文王

卷 六年是歲 楚文王伐申申國在楚之南 過鄧

鄧姓 鄧祁侯曰吾甥也子楚文王是也 吾甥也楚文王是也 止而享之留楚

之享食 雖甥甥甥養甥請殺楚子三人皆楚之甥也 王也楚文王也

音推 鄧侯弗許不肯殺之 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王必死也

若不早圍圍而不殺 後君噬齊後來君必悔之 如其及焉如其及焉

之乎蓋當其可及 圍之若欲而 此為時矣言其時楚于正在

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鄧侯謂以舅而殺其甥將為 對曰若

不從三臣言若不從我 抑社稷實不血食則社稷實不血食 還年楚復伐鄧

祀矣無享而君焉取餘與人乎焉於度反 不從不聽 還年楚復伐鄧

年楚子伐鄧 十六年楚復伐鄧

扶扶又 滅之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後使為 謀謀

後後來 無無 來來 無無 來來

乙未 八年師及齊師圍邾 邾邾如姓 伯魯伯魯 文王之後也

邾邾 降于齊師齊師圍邾 邾邾 降于齊師齊師圍邾

亦亦 曰曰 仲仲 慶慶 交交 請請 伐伐 齊齊 師師

齊師何罪豈是齊師之罪 我之曰德 罪罪 我之曰德 罪罪

而而 曰曰 夏夏 書書 者者 孟孟 子子 未未 臯臯 陶陶 邁邁 種種 德德

故故 其其 德德 能能 降降 及及 於於 民民 也也 而而 杜杜 預預 不不 見見 古古 文文 尚尚

且且 務務 自自 以以 待待 時時 乎乎 以以 待待 可可 為為 之之 時時 師師 還還 魯魯 乃乃 班班

魯莊公魯莊公 善善 其其 修修 德德 以以 待待 時時 也也 魯魯 公公 不不 共共 其其 德德 也也

獨獨 何何 心心 哉哉 左左 氏氏 乃乃 謂謂 君君 子子 善善 魯魯 公公 愚愚 不不 知知 其其 何何 說說 也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立連稱管至父二人皆齊大夫也
声瓜時而往瓜熟之時使之往曰及瓜而代襄公與之約曰俟期
戌二人出戌已公問不至襄公先代請代二人請於弗許公
不肯使故謀作亂謀作亂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僖公名無知
情公甚衣服禮秩如適適親子襄公絀之襄公如無知
乃制其因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齊侯游于姑楚
例制其因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齊侯游于姑楚
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蓋魯桓十八年襄公殺彭生也
彭生敢見見形以示我射之遂發矢而射
人立而啼其多忽作人公懼襄公見隊于車轡而墜傷足
喪履因墜車而指足且反反齊國誅殺於徒人費徒人費
弗得費故無從可得也鞭之見血故痛鞭之走出

賈被鞭遇賊于門賈被鞭遇賊于門者劫而束之賈被鞭遇賊于門
曰我奚御哉賈被鞭遇賊于門袒而示之背賈被鞭遇賊于門
信之賈被鞭遇賊于門弗請先入賈被鞭遇賊于門伏公而出賈被鞭遇賊于門
遂入賈被鞭遇賊于門殺孟陽于牀賈被鞭遇賊于門曰非君也賈被鞭遇賊于門
公也賈被鞭遇賊于門不類賈被鞭遇賊于門見公之足于戶下賈被鞭遇賊于門
之賈被鞭遇賊于門而立無知賈被鞭遇賊于門初襄公立賈被鞭遇賊于門
不常鮑叔牙曰賈被鞭遇賊于門君使民慢賈被鞭遇賊于門
及亂也賈被鞭遇賊于門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賈被鞭遇賊于門
亂也賈被鞭遇賊于門亂作賈被鞭遇賊于門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賈被鞭遇賊于門
丙申九年賈被鞭遇賊于門雍廩殺無知賈被鞭遇賊于門廩故為其所殺也賈被鞭遇賊于門

公伐納子糾去年管召季子糾來奔故桓公自莒先入桓公
齊納子糾桓公欲納子糾以奔莒至是自齊君也桓公
也先入於齊故子糾不克納也鮑叔帥師來言曰
莒先入於齊故子糾不克納也鮑叔帥師來言曰
來謂魯子糾親也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
國曰子糾親也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
魯為我管召讎也管仲召公突季子糾以伐齊
親之管仲召公突季子糾以伐齊
請魯以二人與我將快意而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囿
蓋魯長欲生得管仲故我將快意而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囿
殺子糾于生囿管仲召公突季子糾以伐齊
囚管仲有輔佐桓公之實且召忽死之桓叔受之
稅之管仲不死而請囚鮑叔受之桓叔受之
鮑叔受之桓叔受之
治王公言使相可也輔相二去聲
使相可也輔相二去聲
丁酉十年齊師伐我齊桓公以魯幼
見曹劌魯人請見其鄉人曰曹劌曰肉食者謀之位有謀者

言國有兵事在又何問焉問借也言曹劌
位者自能謀之又何問焉
言肉食者未能遠謀遠謀者為國
何以與公曰衣食所安者雖身所安弗敢專也自然亦不敢
必以分人必以分人
人民弗從也民未及從
也此皆禮弗敢加也祭祀如於舊必以信
小信未孚未孚於神
大之獄小獄爭訟之類
實對曰忠之屬也能言盡情察獄不使有枉是
利民則民思報上戰則請從若與齊戰則請
曹劌去聲戰于長勺與齊戰于長勺
兵劇曰未可言未可齊人三鼓
劇曰未可言未可齊人三鼓

齊師敗績傳例曰大公將馳之公使欲戰車刺曰未可言未

逐下視其轍齊車之轍登軾而望之又登車前之橫木

式刺曰可矣言今可遂逐齊師公乃馳車既克曹師公問其

故公問曹刺以對曰夫戰勇氣也大凡戰勝以一鼓作氣

我盈齊師初鼓勇氣已竭故克之此我所以夫大國難測也

言齊大國懼有伏焉乃詐其先有伏兵吾視其轍亂我下車而

不可側度懼有伏焉望其旗靡自旗靡而望則見故逐之如此則見其

皮處十一年宋大水傳例曰凡平原公使乎焉魯莊公使人

曰天作淫雨淫過也言雨過害於梁言兩多而傷穀是害

若之何不弔天災如此對曰孤實不敬宋魯不敬之罪天

降之災故天降災又以為君憂且重魯君之憂拜命之辱故拜謝

之臧文仲曰魯大夫臧宋其興乎言宋國禹湯罪已天下有

其亡也忽焉故其亡也且列國有稱無其庶乎言宋庶幾既

禮也此又合言懼而名禮各禮謂罪已其庶乎

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桓公也賦文仲初聞宋

孫達曰即臧是宜為君御說明年為君之後賦文仲初聞宋

民之心言衛說有恤民之

已以十二年是歲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

族以曹師伐之宋蕭邑大夫名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

殺子游子游

殺之立桓公君是為桓公猛獲奔衛為亂故奔於衛南

殺之立桓公君是為桓公猛獲奔衛為亂故奔於衛南

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相公既立乃請於衛又

欲勿與衛人欲此猛石祁子曰祁子衛不可言不可獲天下之

惡一也言其惡之賊天惡於宋而保於我我衛國乃保全之

保之何補保全此等惡得一夫而失一國雖得一勇夫而與

惡而棄好鄰國之好去聲非謀也如非衛人歸之於人是

以益獲亦請南宮萬子陳以賂而納賂於陳陳人使婦人飲

之酒以有力故使婦人辭之而以犀革裹之犀革裹之犀革而宋

人皆醢之皆為肉醬也聖海

庚子周僖王十三年元年

辛丑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地也厲公以曹相十五年

乃侵鄭及大陵大陵亦獲傳瑕曰苟舍我傳瑕

吾請納君我能使君與之盟而赦之厲公使傳瑕

納我而傳瑕殺鄭子及其一子鄭子則子儀也傳瑕不知

併殺子儀而納厲公遂歸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

中先是鄭國南門內蛇死門內之六年而厲公入其後

而傳瑕殺鄭子納厲公曾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申繻曾

猶有妖乎妖而應厲公之入對曰人之所忌申繻答言子

公賦其氣談以取之其畏忌之氣談重灼以妖由人興也

言此木无妖由人無變焉設使人人心木无妖不自作則妖亦

與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之人心已忘無失常故有妖所以

厲公入櫟殺傳瑕以傳瑕有二使謂原繁曰厲公

伏其罪矣傳瑕既代罪納我而無貳心者傳瑕能納我而不

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將用之為刑也言我吾願與伯父圖之

伯父無重言伯父之言寡人憾焉言我不才恨於對曰先君相公命我先人典司宗

臣無二心既為之臣則天之制也言臣元二心乃子儀在位

十四年矣子儀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時子忽子

死庸庸非武乎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言使彼八人者

其若之何雖厲公其如之何哉臣聞命矣原繁言臣已聞君

命乃縊而死蔡哀侯縊息媯以語楚子

一婦人而事二夫事息媯又事楚君是二夫也縱弗能死

其又奚言問何而相楚子以蔡侯城息媯

君子曰固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

可撲滅者見禮公六年其如蔡哀侯乎言蔡侯取之也

十五年禮公十六年禮公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仲殺雍糾厲公

武公卒禮公武公卒禮公武公卒禮公

伯父之言

寡人憾焉

臣無二心

十四年矣

死庸庸非武乎

其若之何

命乃縊而死

一婦人而事二夫

其又奚言

君子曰固書

可撲滅者

十五年十六年

出奔今厲公入至是殺公子閔公子閔是厲公十一年與始治祭仲之黨也去殺公子閔公子閔是厲公十一年與也當
詳之別強鉏仲則斷是也二子皆祭仲之黨也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即
之孫三年而復之出奔三年歸曰不可使兵叔段無後於鄭
厲公言叔段雖有使以十月入使定叔以十月入曰良月也言十月
罪不可絕其祀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能
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能言不
公則其足也也

甲辰十七年魯德公元年是歲周禧王周禧王出崩子京立是為惠王
之末及昭武公卒昭武公卒宣公立號公晉侯朝王惠王

乙酉十八年魯德公元年是歲號公晉侯朝王惠王
命之宥宥助也謂命之以皆

賜玉五穀穀雙玉為一馬三匹王賜二君玉非禮也傳言不王
命諸侯侯伯七命名位不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命數為節

不以禮假人今侯去公同賜是以

丙午十九年魯宣公元年是歲楚子楚子懼而從之楚子懼而從之以兵臨之以兵臨之以兵臨之以兵臨之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鬻拳所為非人臣之法傳稱諫以自納
於刑以兵臨之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自納

丁未二十年魯宣公元年是歲王子頹享五大夫王子頹享五大夫

也寡人聞之如下文所云哀樂失時皆失時也樂
同殃外必至有災殃異咎今王子頹歌舞不倦代樂

禍也是以禍也夫司寇行戮其刑官之長君為之不舉行戮天子不盛而况敢樂禍乎禍何况敢以好王之位謂子類其禍孰大焉將有殺身之禍志愛而忘其妻言必不免盍納王乎納不討子類而合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公獲

戊申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圍門入圍門周城門鄭方公奉號叔自北門入號叔從周城殺王子類及五大夫鄭號合鄭伯身王于闕西辟闕象魏也王既入國鄭樂備亦備繁原伯曰原伯原鄭伯效尤尤過也言鄭伯亦必有殃咎也是為文公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有殃咎也是為文公

已酉二十二年鄭文公元年是歲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寇公齊侯使為卿齊侯使為卿故使為卿辭曰羈旅之

臣卿自稱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君實宥及於寬政

多矣我之受賜於敢辱高位謂敢為卿以速官謗不德而

是速召官府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逸詩翹翹車乘翹二

不欲往會魯顯命畏我友朋但恐為朋友使為工正既辭為

乃使為掌飲相公酒相公飲酒國去樂相公喜公曰以火繼

之欲飲酒樂辭曰臣卜其書君子完又辭夜飲臣曰以火繼

未卜其夜若夜也則不敢以繼君子曰酒以成禮飲大

成禮使君成禮弗納不使君於仁也飲得愛君之仁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也婦龜曰卜敬仲即公子其妻吉之曰吉懿氏之妻也占其是謂鳳凰于飛此所也占之也如曰鳳鳴曰和鳴鏘二敬仲夫與飛相和而為鏘也有鳩之後陳鳩姓國敬仲陳將育于姜受其養於齊國也五世其昌言敬仲在齊五世並于正卿言位與卿並得八世之後言敬仲八世莫之與京京大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敬仲公之子完房其少也敬仲少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太史能以周易占陳侯使筮之之吉凶也陳侯曰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否本卦為觀變卦為否蓋六四曰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其國家之光華利用賓于王其占為利於為王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史釋卦之辭謂敬不在其子孫其得陳國其在異國當得他國非此其身非自言敬仲亦在其子孫必敬仲之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謂觀國之光者其光在他

也若在異國而得其國必姜姓也取是姜姓也姜大獄之後也姜姓乃堯朝四出獄則配天陳氏秉齊政是得大獄之

物莫能兩大天下之物无陳衰陳氏大於齊此其昌乎陳

陳相子始大於齊敬仲五世孫陳相子名无字始其後立

也言公十七年成子得政敬仲八世孫陳成子名恒其後立

庚戌二十三年禮成王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鬼軍非礼也

傳言不曹劇諫曰諫公勿往夫礼行礼所以整民也礼以下

用之節於會及至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制財

之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礼使小國朝大

尊卑之等率長幼之序其班爵同者乃以年征伐以討其不

義也朝不朝則以諸侯有天子諸侯朝於天子有巡守天子諸侯

然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天子諸侯朝於天子君不吝矣則天子諸侯

則後嗣子孫秋丹相宮之楹相也宮也丹也楹也君不吝矣則天子諸侯

非禮也故言非禮也御孫諫曰御孫諫曰臣聞之臣聞之

有共德言相公有德也而君納諸大惡納之於大惡也先君

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也秋哀姜至公親迎而至於魯公

使宗婦覲公使同姓大夫之用幣大夫見夫人用幣為費非

禮也傳言宗婦用幣不合於禮御孫曰男贄大者王帛

小者禽鳥鳥也以章物也章物也女

幣不過榛栗棗脩榛以栗而小脩也以告虔也其早也是無別也是男女

男女之別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也

而由夫人亂之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也

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夏六月辛未朔

用牲于社用牲于社非常也非常也唯正月之朔

夏六月辛未朔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日有食之於其平用幣于社於其平用幣于社

於其平用幣于社於其平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

癸丑二十六年

甲寅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泚

事也傳言非諸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非民事不舉諸侯則不巡守

若驟得勝於我

士為曰

夫民教民

愛親哀喪

號弗畜也

而後可用也

畜取戰將饑飢

二十八年晉獻公孫於齊姜

人及太子申生

大我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

驪我男女以驪姬

歸生奚齊

欲立其子

公曲沃君之宗也

不可以無主

疆場無主

啓我心窺伺之心

厥於國之患也此二者皆國之大患也若使天子主曲沃今君若能使申

宗邑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又使重耳居蒲夷吾則可以威

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懼且旌君伐吾君之功伐

也使俱曰庶使晉國皆曰秋之廣莫廣莫謂秋地之曠也於晉為都

所使二公子主之是晉國也晉之啓王晉自是上可以不亦宜乎

此固也禮晉侯說之而論之晉侯使太子居曲沃宗重耳

居蒲城夷吾居屈場主羣公子皆鄙其他眾公子唯二姬之

子在終終齊晉國所都也內有二五卒與驪姬謂羣公子而立

奚齊申生已下與諸公子皆出居外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

共墾傷晉日室也楚令尹子元欲盡爰夫人楚相號為令尹

元欲盡而之國子為館於其宮側乃築館於夫而振萬

焉飛動也力奔也夫人聞之之聞聲泣曰而泣先君以是

也言安君文王習戎備也在用之以習文戎之備蓋今令尹

不尋諸仇讎仇讎謂也而於未亡人之側婦人

何敢奏樂於吾側不亦異乎異於先君也子元曰婦人不忘

鄭息媽也我反忘之我乃夫而秋子元伐

三十年是歲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謂前年秋而

處王宮欲盡文夫申公闞班殺子元申縣名楚之縣尹皆

元而殺之闞穀於菟為令尹闞穀於菟即子文也時闞班為

毀其家自其家財以紓楚國之難言令尹子文之史也紓書難

禮也傳言不凡諸侯有四夷之功諸侯伐四則以獻于王獻

禮也傳言不凡諸侯有四夷之功諸侯伐四則以獻于王獻

禮也傳言不凡諸侯有四夷之功諸侯伐四則以獻于王獻

天子王以警言于夷天子以其功中國則否若伐諸侯而有諸

侯不相遺俘俘在伐所獲也言命夷狄之俘諸侯由不

已未三十一年有神降于莘莘地名有神下降於此孟能

生惠王問諸內史過曰周惠王問諸內史是何故也問神何

對曰國之將興大統與國神降之必有明神監其德也以監

國國將立家將立神又降之降於其地觀其惡也以觀視其

故有得神以興故有因神降亦有以亡亦有因神降虞夏商

周皆有之四代之因王曰若之何王問何對曰以其物享

焉故言神必須祭其至之日此解其物之義謂亦其物也謂

以甲乙日至則祭先脾王從之以其物享之內史過往

神問虢請命內史過問神曰虢必亡矣神降于

必亡之兆虛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神降于

去虢公使祝應宗區史籍享焉言然公使祝應宗區史籍享焉

神賜之士田神有賜也史籍曰虢其亡乎史籍曰虢其亡乎

也必上吾聞之我之所聞如國將興將與聽於民民

亡及國家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明明則天所不見正則自正於已則依人而行善則神去之

號多涼德神所不依其何土之能得言賜之

本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相子般即位季友

者對曰慶父材慶父亦相子般即位季友

公子其後為相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故季友許以死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子般即位季友

使國人犖賊般共神即慶父也國人殺般也國人殺般也

陳成季即季友也出奔立閔公子般八年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三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四

閔公名或方史記名開莊公庶子在位二十一年蓋法在位也

齊周宣公二十一年宣公二十一年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齊人伐邢齊人伐邢

復齊侯許之復季友使召諸陳季友出奔在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傳例三再宿為信歸曰仲孫歸不去慶父言魯國

子小魯父魯難未已慶父法年殺子般仲孫公曰若之何而

去之相公問如何對曰難不已仲孫言慶父將自斃必將自

君其待之言相公姑公曰魯可取乎故問魯可取否

對曰不可言不猶秉周禮魯國循能秉周禮所以本也周禮

臣聞之我之所聞如國將亡以將亡本必先顛禮之

而後枝葉從之從而枯葉亦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根本固則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言只公也親有禮魯秉周禮因重固魯根

問攜貳攜貳而相疑闕若乃覆昏亂昏亂而

囚而滅就之因因而問之闕若乃覆昏亂昏亂而

可言而慶之言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之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宗宗則也晉侯作二軍晉侯作二軍

季故也奔而適吳不亦可乎言中生為太伯猶有令名維知
則雖不得為後猶與其及也與其留晉而及且諺曰言諸有
文所心苟無瑕瑕疢之可愧何恤我無家則不必以元天若
祿天子嘏若天若為其益運乎雖出在我借能如太伯之得
生本卜偃曰晉掌卜大畢萬之後必大言畢萬後嗣萬盛
數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魏大名也魏字之名以是始賞公
始以魏國賞天子之功天啟之矣是後實開啓天子曰兆民十萬
民故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諸侯曰萬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六魏為
以從盈數而以對其必有眾此得民得初畢萬筮仕於晉位將
於晉而筮其遇屯之比本卦為屯之卦也比蓋初
曰吉象曰吉兆也屯固比入屯固比入屯固比入屯固比入
孰大焉固而能入其必蕃昌後嗣子孫及蕃合而能固屯固

職之安而能殺之下休為坤二為公侯之
卦也其侯比之大夫曰建方屯固比入屯固比入
子孫萬必復其始言其後當復為公侯也○愚抄韓
王因命為諸侯左傳載下之事甚多如莊公二十一年陳
之不可不

辛酉二年是歲成公卒共仲使卜斷賊公于武闈大夫也

子孫萬必復其始言其後當復為公侯也○愚抄韓
王因命為諸侯左傳載下之事甚多如莊公二十一年陳
之不可不

聲也哭聲知其為子由也乃縊於是自經而死成

季之將生也相公將生之明相公使卜楚立之父卜之卜楚立

龜卜其吉凶曰男也言卜兆其名曰友當命其友在公之右言

謂當相魯謂當相魯間于兩社周禮享禮之間朝在社為公室輔謂當相魯

魯公室之魯公室之季氏亡則魯不昌若季氏則魯亦從而衰之又筮之又筮之

遇大有之乾本卦為大有變卦為曰同復于父乾為君言人之敬及生及生

是與下卦同復于父也敬如君所遂以名之因以友為名

生也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文而為友字遂以名之因以友為名

盛所以盛所以狄人伐衛時狄人盛強邢公好鶴衛懿公好鶴懿公好鶴

鶴有乘軒者轉大夫車也將戰狄人戰國人受甲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皆曰向不使鶴及狄人戰于熒澤熒澤地名衛師

敗績敗績人師敗績人師敗績遂城衛遂城衛為狄所滅為狄所滅初惠公

之即位也少六年方十五齊人使昭伯丞於宣姜昭伯與宣姜

宣姜宣姜齊子戴公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公

人許穆夫人昭伯生衛之遺民立戴公戴公名中

戴公卒後戴公卒後以廬于曹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

馳馳鄭人惡高克鄭人惡高克

其君其君師潰而歸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

人人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

氏氏太子奉冢祀社稷之

染盛染盛則太子從君而奉冢染盛也國成以朝夕侍君膳者也

君朝夕膳食則太子侍君朝夕膳食則太子侍故曰冢子冢子君行則

守守則使太子守國守則使太子守國從曰

撫軍太子從行則曰撫軍守曰監國太子守國則曰監國

也古之制也皆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大凡帥師而為將者

軍旅皆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此乃國君與執政之事非大

子之事也太子不當帥師在制命而已當輒制其命令稟命則

不威行則使太子凡事稟命於君而後專命則不孝稟命則

順而失子之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後嗣者不可使之

帥師君失其官也帥師不威命又不威也將焉用

之二者皆所不可則安且臣聞臯落氏將戰臯落氏將戰

君其舍之不捨申生勿使往也晉公曰寡人有子公

者非特一人也未知其誰立焉蓋微不其將廢太子之意也

不對而退故不答公而退見太子太子克又見太子曰吾其登

乎申生亦知父欲廢也對曰告之以臨民言君使彼治曲以教

之以言君使彼治曲以教不共是懼此一事在太子責重

恭何故廢乎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謂太子有所懼無懼

弗得立不謂以日為懼也脩已而不責人而人怨之則免於

難如此則免太子帥師申生統帥公衣之偏衣偏衣

也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佩之金玦使使

先友曰先友曰衣身之偏言服偏衣得

在此行也兼是一行子其勉之欲使

又又何患焉言太子无狄突歎曰狄突歎曰

時事之徵也在天為時所以衣身

佩衷之旗也表也衣之有佩故

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果欲敬太子之事則賞以服其身

服其身

則衣之純謂若果欲服太子之身故用其衷則佩之度謂若

用太子之中以佩玉者今命以時卒今之命以始而命

其躬也則非其躬也佩以金玦乃以金為與二快棄其

衷也則非用其衷也服以遠之則遠其躬也時以閱之以

志涼冬殺服用志難則有涼傳之意金寒玦離

胡可恃也四者皆無溫潤雖欲勉之

狄可盡乎東山之似可梁餘子養曰時梁餘子養

受命於廟將受命於宗受服於社

命可知也君命如此死而不孝有殺子之名

不如逃之而免禍也卒矣曰時卒矣將下衣奇無常

常之服金玦不復金身有火別之雖復何為不復何為

有心矣言蘇公有害先丹木曰車先丹木為後是服也

狂夫阻之言蘇公在夫曰盡敵而反言蘇公命申止

敵可盡乎無可盡乎雖盡敵假使能猶有內讒猶有讒

不如違之而適他國狐突欲行欲從先丹木羊舌大夫曰

不可言去違命不孝違命不孝違父之命棄事不忠棄君

雖知其寒雖知其寒惡不可取然而去之則見取子其

死之戰而死也太子將戰言而與狄人戰狐突諫曰不可

昔辛伯諗周相公云公八年內寵並后內如二

外寵一政政如嬖嬖子配適嬖子配適內寵並后內如二

亂之本也四者皆亂之本周公弗從不從故及於難故及於難

今亂本成矣嬰子曲沃為大都四者皆亂之本立可

必乎言申生无可 孝而安民莊身為民 子其圖之言太子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言有功也 信言公四年見害且在此身以召罪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公四年見害且在此身以召罪
之侯諱開 務材訓農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通商惠工 通商惠工通商惠工
敬教勸學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
乘華車有革車也文公 乘言其少也 去明去 季年乃三百乘季
在在衛公二十五年文公 去明去 季年乃三百乘季
高散故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皇朝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四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五

僖公名申莊公無子開公之兄在位

壬戌周厲王元年 宣公二十四年 成公二十七年 宣公二十七年 宣公二十七年

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伐虢荀息晉大夫屈地各並焉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

去公曰是吾寶也獻公言玉馬是 對曰若得道於虞荀息言

道而代虢猶外府也而取之是猶以內庫之玉馬而寄之外

庫公曰宮之奇存焉其言不使受吾宮之奇也 對曰宮之奇

之為人也暗昭之奇懦而不能強諫 諫其君君之不能強力

且少長於君以宮之奇少時貴公之意 君之君之

雖諫將不聽魚能強諫 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從其言使荀

冀為不道冀國名先其謀害晉伐虞自息以其言入自顛於冀
地名冀之國也言冀之國也伐鄭三門鄭而各言其門冀
之既病冀受病苦則亦惟君故以虞公能報其仇此
今號為不道今號之代晉其為保於逆旅言號能報其仇依
以侵敵邑之南部時二長伐晉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今故我
首首之真請問號也虞公許之許假且請先代號且請先代號且請先代號
晉以何罪而見伐也虞公許之許假且請先代號且請先代號且請先代號
伐號蓋晉得玉馬宮之奇諫宮之奇果不聽遂起師
將以伐號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晉卜偃曰
下陽下陽邑名號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名晉卜偃曰
號必亡矣言號國有立下陽不懼下陽為晉所而又有功又
能師是天奪之監監之監也言天奪其師而益其疾也號勝而
增益其心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此命晉國之民易晉而不不可

以下檢檢年穀熟也言號之亡不過

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遂伐楚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伐楚蔡潰蔡潰其例曰民逃

侯見公見齊桓曰師老矣言兵出若出於東方而遇敵設使取

強敵別遇懼不可用也恐吾師老不若出於陳鄭之間若只臣道

共其資糧資財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若只臣道

也齊侯說之言公悅申侯與之虎牢虎牢年取以賜也執轅濤塗

明其謀謀軍道故執之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此

祖在莊公下之不吉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公曰從筮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攘公之瑜長除也瑜美也言公

公二十八年及將立奚齊驪姬嬖故立其子既與中大夫成謀

公田出田姬實諸宮六日驪姬以非肉置公至而歸毒

而獻之驪姬以毒置於公祭之地與小臣

地墳折裂墳地與小臣

小臣飲食之小臣亦斃與小臣

申生實毒申生實毒與小臣

狀之或謂大子申生與小臣

自明則獻公必察其無罪也大子曰君非姬氏

不能捨君不安與小臣

驪姬也君不安與小臣

食不飽則食不飽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我辭我辭與小臣

明其姬必有罪則必殺之君老矣矣歲公年
天罪姬氏而君不安食不曰子其行乎或人又曰如也
曰君實不察其罪信姬氏之怨謂我無罪而被此名也以出
使名以出此
死姬遂請二公子謂重耳奔蒲耳所居重耳奔蒲耳所居
公同謀重耳奔蒲耳所居
各奔并歸所居
也國九勿

丙寅五年正月十一日周正月辛亥朔其朝初一日南至日南至日南至
乃極於南至日公既視朔行告朔禮遂登觀臺以望觀臺上有
登基以望重耳奔蒲耳所居而書書而記之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啓閉必書雲物閉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古也古也古也古也
書為備故也預為之備也○初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

與出為重耳築蒲為重耳築蒲為重耳築蒲為重耳築蒲
而築之夷吾訴之訴上為築公使讓之責公使人士為稽首
而對曰地也臣聞之如下文無喪而感而憂戚者
憂必讎焉必召愛事無我而城凡九城必保焉必召保
城寇讎之保今公无故而築蒲至二又何慎焉而必為寇讎
哉守官廢命不敬言不往築城則是不敬之罪固讎之保不忠
言堅築其城則是不忠之罪失此其所保守有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不敬不忠何以事君
惟城子之固若城宗君其脩德而固宗子言公但當脩德安
也時獻公有殺三公何城如之言宗子之固有三將尋師
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也至其年言用填信不
其城固於虞退而賦曰王為退狐裘充茸言以狐皮為裘其

一國三公言公若三軍然吾誰適從子所詐為公所謀堅
則不知所從也
陳轅宣仲然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也召陵事在去年
○陳轅宣仲然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
之曰美城之
保守之不吾助子請諸侯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其始乃請於諸侯為美城去
遂諸諸鄭伯曰
賜邑
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時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吾撫女以從楚
可以少安
孔叔曰
文公勿國君不可以輕
○秋諸侯盟時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
吾撫女以從楚
可以少安
孔叔曰
文公勿國君不可以輕

言輕易易逃歸
失親患必至
所喪多矣
宮之奇諫曰
可啓
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
豈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者
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
也
晉不
可啓
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
豈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者
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
也
晉不

之旂勝獲而旂鷓之實實二鷓鳥之狀也言鷓鳥之實實實二鷓鳥之狀也言鷓鳥之實天

策煇煇天策傳煇煇也火中成軍言鷓鳥火中成軍號

公其奔也童童謠之言止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

言勝獲當在此時丙子旦此年十二月朔日日在尾當合

星之夕星在策月平日月合在夜半月行速至鷓火中其時鷓火

位之中必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此

虢公醜奔京師醜公之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謂童謠者

師還晉館于虞後取館于虞遂襲虞掩其不備滅之目而

六年楚子圍許許許侯侯將許僖公以見武子於武

許男面縛銜璧信公縛于

大夫衰經經之大夫衰經士與櫬櫬也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也對曰昔

武王克殷昔周武王伐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君所為武王

親釋其縛武王親解受其璧而後之受其所備之璧而為焚

其親焚其所禮而命之以禮待使復其所安使之後除不祥也楚子從之

七年是歲齊人伐鄭以其共首止之

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既不能彊言其心不能自強

又不能言其心不能自強請下齊以

救國請下齊以公曰吾知其由來矣文公初欲服齊

姑少待我之以為服齊之說對曰朝不及

是乃云吾知其由來矣姑少待我之

齊之所由來矣姑少待我之

大夫衰經經之大夫衰經士與櫬櫬也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也對曰昔

武王克殷昔周武王伐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君所為武王

親釋其縛武王親解受其璧而後之受其所備之璧而為焚

其親焚其所禮而命之以禮待使復其所安使之後除不祥也楚子從之

文朝不保謂國之危何以待君謂禮也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告外齊侯云所以世也謂盟者皆誤也且用陳轅濤塗之譜也謂
申侯之言也今殺之矣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有筮
申侯姑借之以說于齊耳文王死在莊與之璧以玉使行
楚文王所寵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與之璧以玉使行
使元曰唯我知女言惟有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轅濤
居楚曰唯我知女言惟有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轅濤
將求多於女言楚之禍君不知彼心事女必不免後之人
死之後死女必速行楚必速出行無適小國往小國將不女容
焉小國政狹而法峻既葬葬文王出奔鄭申侯出又有寵於
厲公寵愛之又子文聞其死也申侯之被殺曰古人有言
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言知臣之賢否非可改也已言
可改易也○秋盟于葵丘葵丘地名也謀鄭故也未服

故謀謂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招攜以禮言
者可以招來懷遠以德懷遠懷遠以德懷遠無人不懷自
官受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於齊受其方諸侯
鄭伯使犬子華聽命於會鄭文公借未肯親自乞盟使言
於齊侯曰齊侯言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
大夫言謂若君去之以為成若君去之以為成若君去之以為成
去上謂我以鄭為內臣則我亦知臣以事各加各封內君亦
無所不利焉謂管仲曰君以禮與信為諸侯管仲云君所以會合諸
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終之以無乃不可乎言其甚子父不
好之謂禮命是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守君命其時

侯于葵丘立表王使賜之肉美曰天子有事于文武言天子

尊之比於二王後也武王使孔賜伯舅耶時和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齊

侯將下拜將下皆而拜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後命如下文天子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老年七十曰加勞賜一級級升階之

天子以公年老之故使我加問去問無下拜無下階拜對曰天

威不遠顔咫尺在懸向之前也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

天子之命無下拜天子自稱名言我豈敢貪恐墮越于下恐得

下拜登受乃拜於堂下而齊侯明盟諸侯于葵丘而盟曰凡

我同盟之人此明盟諸侯之言也同盟謂諸侯既盟之後自今日

言歸于好各脩和好無相宰孔先歸會諸侯不遇晉侯晉

曰可無會也不必與會齊侯不務德而勤德

畧言相公不務脩德而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南伐楚四年

西為此會也皆所謂遠畧也東畧之不知言但不知東

西則不矣言西既會畢及不復來蓋宰孔知其在亂

乎在察也欲使晉侯歸君務靖亂蘇公殺緡及孟無

勤於行無勞遠行晉侯乃還不復與葵○晉獻公卒晉而死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奚齊魯嬖所生子公公疾病也召

之曰詔荀息以是藐諸孤言奚齊魯初與也又亡角厚在大夫踞

其若之何問荀息能稽首而對曰稽首而對曰其濟幸而

君之靈也則是不濟不幸而則以死繼之則我以

公曰何謂忠貞公問對曰公家之利言苟可以

知無不為知則必忠也謂忠也送往事居送死者謂相公

知無不為知則必忠也謂忠也送往事居送死者謂相公

知無不為知則必忠也謂忠也送往事居送死者謂相公

知無不為知則必忠也謂忠也送往事居送死者謂相公

天理之也。又曰：不借不賊，不為過善。鮮不為則，能如此而
法則者，少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詩意，好私好也。
矣。則上聲。無好無惡，不忌不克，則無好惡。今其言多忌克，言
不借賊，則不忌不克，則無好惡。今其言多忌克，言不借賊，則
也。難哉！則以此定曰：難哉！公曰：已忌則多怨，喜殺戮而多仇，然
又焉能克勝也？音煙。是吾利也。秦穆公受賂而納，臣曰：庸
之君，又以其是克而。臣曰：利是誠何心哉？

宋十年，襄公。晉侯殺里克，以說以辭說於人，言已非
將殺里克，而後殺之。公使謂之曰：使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微
無也。言若不因殺作亂，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則里克殺
則我無緣得為晉君。君者，不亦難乎？言不如此，意對曰：不
荀息。為子君者，如之君者，不亦難乎？言不如此，意對曰：不
有廢也。里克言：設若不有君，何以與則更公何以得欲加之
罪。言君在，殺之乎？其無辭乎？又向夷無辭。臣聞命矣。我君已聞

之命，伏劍而死。理自。晉侯改葬其太子。太子申，也。秋

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也。遇太子，申如夢而見之。太子使登

僕，見其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无礼。者，謂夷吾

賈君未知是否。余得請於帝矣。申生言：我請於上帝，將以晉

界秦，使秦城晉。秦將祀余。秦國將祭，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則神不歆其類。秦祀，民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者，則君

祀无乃殄乎？祀必殄絕矣。且民何罪，不在晉民也。失刑

之祀，豈可以晉界秦而使民君其圖之？晉果之。君曰：諾。太

謙吾將復請。我將復請之於。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

我焉。將有巫者而與之俱，見我。及期而往，夾後，告之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吾之身，不以晉界秦矣。敝於韓，韓晉地

公敗於韓，張本。

手甲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子命也受王情晉更公受命而後有教情之容子賜之命主為瑞國平下同受王情而後有教過歸歸周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言更公必王賜之命天子命主而情於受瑞破情先自棄也已春亡其身也其何繼之有其豈有繼者禮國之幹也之與也敬禮之與也敬禮之與也而待車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禮不行則上下昏無禮則國以立國何以長世何以長世十四年殺惠公張本

音點春秋 傳詳節句解卷之五

音點春秋在傳詳節句解卷之六

僖公二

癸酉十二年是歲王以我難故初惠于寵子

立之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討王子帶討王子帶

召我王子帶奔齊召王子帶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齊

公使管仲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之禮有天子之一守國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管仲稱賤有司有天子之一守國

高在大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若節

春秋設若當春朝來承主命命而國高何以禮焉言我

禮而特國高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陪臣王曰舅氏王

稱其臣為舅氏故余嘉乃動言我嘉汝之功應乃懿德

德謂督不忘德篋篋厚而不忘也往踐乃職其往而踐

取無逆朕命故九得生我之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碎

上能國高也君子自晉民之世祀也宜哉言管仲如此於讓不忘其

矣且為鬼神之所詩曰豳雅篇愷悌君子樂易之術神所勞

甲戌十二年晉君饑後使使乞糴于秦公

以給民食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問以糴公孫枝也復公對

曰重施而報言我厚施於晉而晉君將何求言無損重施而

不報厚施於晉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攜而討焉言民

往伐無眾必敗晉民不為君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真人也

賈公不可諫而夫之秦否對曰天災流行言飢饉之災國家

大夫後公復問可與粟否對曰天災流行言飢饉之災國家

代有言有國家者更救災恤鄰而救恤之道也合當此乃道理行

道有福實實實實寡元計較利生足之心真賢官也委於是乎輸

要于晉輸運也從二臣

十四年是歲秦饑秦國亦使乞糴于晉去

晉人弗與昔晉之慶鄭曰慶鄭曰慶鄭曰慶鄭曰

親謂也不義謂也幸小人不仁幸小人之貪愛不祥貪愛不祥

守國所恃而號射曰號射曰號射曰號射曰

也毛將安傳先具惠公許以五城路秦而背之故號射以

所施也毛也言附慶鄭曰棄信背鄰言背鄰國之信患孰

恤之亦奔之而不恤也無信患作言失信於秦失援必斃

失援謂民無恤也是則然矣此皆事理號射曰無損於怨言

怨我已深魚與而厚於寇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秦粟慶

鄭曰背施幸父幸父不仁民所棄也亦奔之近猶離之此而

之粟先所損也而厚於寇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秦粟慶

鄭曰背施幸父幸父不仁民所棄也亦奔之近猶離之此而

之粟先所損也而厚於寇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秦粟慶

鄭曰背施幸父幸父不仁民所棄也亦奔之近猶離之此而

之粟先所損也而厚於寇資寇以糧也不如勿與秦粟慶

鄭曰背施幸父幸父不仁民所棄也亦奔之近猶離之此而

待平日相親近之况然敵乎何况素為怨弗聽之歟退曰
君其悔是哉吾君又悔之言曰

丙子十五年秦伯伐晉秦伯伐晉謂其背施卜徒父筮之秦伯

吉兆也其卦遇蠱六爻安曰千乘三去此其意

孤蠱言蠱卦也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曰君也蠱之

貞風也卦曰貞風之內其悔山也卦曰悔山之外歲云

秋矣其時九月孟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秦外卦為實故以

結實為風所摧而剝落則材為我所取矣所以克也此故知

實落材亡晉伯謂慶鄭曰寇深矣言秦之為

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言昔施怨深矣若何無

言

公曰不孫言不孫也卜右車卜右車者慶鄭言慶鄭言弗

使不使為車右乘小馬四小馬名鄭入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必乘其產所乘之馬必用生其水

土謂其生於土也而知其人心惟其生於水上安其教訓惟其

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其安其教訓所以唯所納之則用

拘方所無不如志無不使今乘異產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將與人易以從

戎事以從戎及懼而變及懼而變陰血周作陰血周作張脉

而不如亂氣亂氣狡憤狡憤陰血周作陰血周作張脉

饋興饋興外疆中乾外疆中乾君必悔之君必悔之

進退不可欲進而不可退周旋不能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君必悔之

使韓簡視師韓簡視師復曰復曰師少於我師少於我

師為鬪士倍我但秦力戰之倍士公曰何故問秦師何對曰出

因其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為秦秦伯納之饑

食其粟秦師之粟三施而無報惠公受秦二施虎背其是

以來也所以秦來今又擊之而又不請和於秦我怠秦奮晉

不直惠公故念秦倍猶未也戰士不止倍我也公曰一夫不

可徂桓桓也言一夫尚况國乎其狎侮而不敢受遂使請戰

多使秦師曰寡人不佞惠公言我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信

聚眾以兵復欲君若不還秦君若無所逃命則我當決戰以

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公孫枝君之未入言惠公出奔寡君

懼之我秦君為入而未定列惠公未入晉而猶吾憂也我秦

要也苟列定矣定惠公言敢不承命命與於一戰韓簡退公

言而退曰吾幸而得囚以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秦晉

日戰于晉我馬還濇而正濇泥也小

公號慶鄭慶鄭慶鄭曰稷諫遠下稷諫遠下

古要邦吉而弗使慶鄭固敗是求如此則又何逃焉

何由得免遂去之而去梁由禦韓簡而梁由號射

為右右亦輅秦伯秦伯將止之秦伯鄭以救

公誤之誤遂失秦伯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於是秦師秦晉大夫反首按舍從之反晉侯秦獲晉侯以歸

皆棄形毀服秦伯使辭焉使人謝曰二三子何其感也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

破晉君六晉之妖夢是踐之踐夢由主言故於故我將晉

息此語耳豈敢以至言不敢執晉晉大夫三拜稽首曰

皇天后土言穆公足履皇天后土

皇天后土言穆公足履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晉公云云不敢以至是有歸晉侯之意也故羣臣

敢在下風言我來臣在君下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聞晉侯將至

是聞晉侯將至至以大夫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

其皆居於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積薪焉使以服衰經送有禮初死則有免服成服則

使行人先為之服以迎且告且告且告晉公以穆姬欲自未之意

降炎使我兩君臣以玉帛相見而以哭我若晉君朝以入則

十七字考釋文及疏又比晉云云後大夫請以入

日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且晉人感憂

歸焉用之執之而歸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

以重我謂反首按舍也天地以要我謂皇天也不圖

晉憂晉人感憂如此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我食吾言我既

以至今而執之背天地也天地以要我重怒

難任以當之也王我難背天不祥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必歸晉君

可公子繫曰夫繫繫作立不如殺之請殺無聚厯焉無聚厯焉

鷓子桑曰子桑桑公歸之而實其太子請歸晉侯請歸晉侯

得大成及成則晉服秦晉未可滅言晉國疆而殺其君其

君何補祗以成惡國之先也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太

信逆無始禍禍先無怙亂為已利無重怒人

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乃許晉平和晉侯使

卻乞告瑕呂飴甥金晉侯問秦奇之平故使卻乞告呂甥也

且召之使召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

以君命賞驪公無道孤雖歸言我金得復歸辱社稷矣君而

言以告國人曰孤雖歸言我金得復歸辱社稷矣君而

觀之學矣 其下貳圍也 賈代太子健 康公太子名言可 衆皆

哭 國人謂之皆哭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 爰易也 乃改易焉 所賞

之 呂甥曰 言又自言曰 君亡之不恤 言惠公之立亡在 而羣

臣是憂 而乃賞賜之 惠之至也 將若君何 問何

君也 衆曰 何為之而可 卿人又 卿之對曰 在繕以輔孺子 信

輒 太子圍 諸侯聞之 皆聞之 喪君有君 君若君 何 問何

臣輯睦 私以甲兵益多 國勢也 好我者勸 所勸助 晉者有 惡

我者懼 所畏懼 惡晉者有 庶有益乎 益於晉也 衆說 國人聞

晉於是乎作州兵 二千五百 名家為州 因此 晉獻公益嫁

伯姬於秦 伯姬穆姬也 將嫁穆 遇歸妹之睽 本卦為歸妹之

發 劫地 史蘇占之曰 不吉 晉下 卦名 占其繇曰 其繇曰 繇曰 繇曰

教士 封羊 之車 故云 士 亦無益也 繇六三 為正 應而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亦無貺也

其家家謂妻也也言子孫實於秦秦伯以明年其死于高梁之

虛高梁即其險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占則易數固可

先死一毫差者此恐附會也之謂也及惠公在秦是

不及此夫則我不及此也夫惠公取秦國德秦建其

也謂龜卜有方功義也筮數也書筮有九六七八物生而後

有象天地生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象而後有滋形交氣感遂

也蓋天下事物雖不逃乎數而後福史蘇是占史蘇前勿從

也先君之敗德及言惠公今日及禍蓋由故也可數乎言非

何益從之不足以益禍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

陰飴甥晉大夫也西周故地也秦伯曰晉國和乎穆公

對曰不和答言不和小人取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下

也圍以輔其太子曰必報讎報秦之仇寧事戎狄亡國而

不恤君愛其君而不知其罪君而不知晉國之有罪不憚征繕

以待秦命晉君之命曰必報德報秦之德有死

無二變此心身而不以此不和君子小人所見秦伯曰國謂君

何謂其君如何對曰小人感小人不知事謂之不免秦必

君子怨君子怨以爲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

秦秦必歸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

舍之晉侯所德莫厚焉舍之則秦之刑莫威焉

貳而執之晉侯有式心服而

刑莫威焉之

退而脩德教乃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詩曰詩
復伐之又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詩曰詩
雅思刑于寡妻刑儀刑也寡妻謂至于兄弟始自妻以至
親以御于家邦御治也言家齊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於
德豈能元而以伐人方欲討諸侯若之何身之不正去盍姑內
所闕失而而以伐人方欲討諸侯若之何身之不正去盍姑內
省德乎向不內自脩省其德無闕而後動已德无所闕失而
後可以詩人之不

昔

二十一年隨叛楚漢東之國隨為大楚鬬鬬於於竟帥師伐

隨楚使令尹子旗伐之取成而還隨服楚與之君子曰隨之

見伐隨之所以見不量方也以其不量事量方而動設使

力之其過鮮矣雖有過亦少善敗由已成其自取而由人乎

哉不可歸○宋襄公欲合諸侯盟為臧文仲聞之曰文仲

孫辰以欲從人則可言能屈己之欲從人以人從欲鮮齊

公以能人以為已之

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與齊楚同盟以求諸

侯楚人許之盟公子自夷曰自夷則小國爭盟也

而與楚禍也取禍宋其亡乎言必幸而後敗言可救也○夏

大旱魯不雨公使焚巫尪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言

致旱故欲焚井焚之因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言

城郭聚斂民以資之因用其財食省用此其務也凡此所以

勸分勸富者分貧者貧民此其務也凡此所以巫尪何為

而能為旱設使焚之滋甚則愈甚是

而不害公焚之文仲言而備早備○諸笑水公子孟

宋襄公欲合諸侯盟為臧文仲聞之曰文仲孫辰以欲從人則可言能屈己之欲從人以人從欲鮮齊

此君欲已甚言其公國其何以堪之諸侯不堪其於其楚

執宋公以伐宋於其是子魚曰禍猶未也此言語未出未足以懲

君言宋公相未知戒懼也。任宿須句謂史風姓也而巳和人滅須句謂

其國須句子來奔須句而奔於魯。因成風也賊風也謂保小

成風為之言於公曰須句而奔於魯。因成風也賊風也謂保小

寡謂也。周禮也此。若封須句謂也。是崇醒濟而

也亦。周禮也此。若封須句謂也。是崇醒濟而

脩祀紆禍也若。周禮也此。若封須句謂也。是崇醒濟而

未二十一年公伐邾從也。須句謂也。反其君焉謂

子魚曰謂也。宋公伐邾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也謂也。初平王之東遷

亦不敢以生事遂逃歸而棄其家之占○富辰言於王曰

吾君恐與後事言其大夫請召天叔十二年會齊魯大詩曰詩小雅協比

其鄰言王者能合親昏姻孔云云旋也則昏姻之目吾兄

弟之不協在於是吾兄弟德不和焉能然諸侯之不睦則

鳥得而然之鳥於慶反王說襄王去說富辰王子帶自夏復歸

于京師王使自齊王召之也出居于鄭張本○邾人以須

句故出師邾人恨莊公取頃公卑邾詩小雅不設備而禦之

之謂其無備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則其兵多不勝也詩曰詩小雅戰戰

兢兢言意如臨深淵如獲薄冰懼其又曰周頌敬之

敬之再言敬之以天維顯思言天有顯道命不易哉天命難

保先王之明德此篇詩意言我厚先猶无不難也借曰命難

不懼也猶曰戰况我小國乎明魯國之小未有不先王之君其

無謂邾小邾國為小逢澤有毒及邾師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乎何况邾亦小國弗聽設不備公及邾師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我師敗績魯公之胃○楚人伐宋以救鄭鄭公之

宋公將戰兵將與楚大司馬固諫曰即子天之棄商矣

君將興之言公將弗可赦也已意不為

弗聽卒與及楚人戰于泓泓水司馬曰

彼眾我寡子魚言楚兵及其未既濟也何不棄其未請擊之

公曰不可不肯迫既濟而未成列列陣未成又

以告請擊之公曰不可不肯擊其師陳而後擊之宋乃擊之

陳宋師敗績遂為楚公傷股傷足門官鐵馬則在君左右

陳宋師敗績遂為楚公傷股傷足門官鐵馬則在君左右

陳宋師敗績遂為楚公傷股傷足門官鐵馬則在君左右

陳宋師敗績遂為楚公傷股傷足門官鐵馬則在君左右

為楚人所國人皆咎公然外陳而擊之公曰君子不重傷
殺子廉國人皆咎公然外陳而擊之公曰君子不重傷
重再也言敵人被傷者重去下同不禽二毛敵人不頭黑白色者古之
子不忍再傷之重去下同不禽二毛敵人不頭黑白色者古之
為軍也兵之道不以阻隘也來勝也於險以寡人雖亡國之
餘宋商之後故自不鼓不成列以進兵壯以詐取勝也
魚曰君未知戰戰言公未與初敵之人勦其氣也盜而不列
而於險陣大贊我也勝之機會也阻而鼓之鼓進兵而擊
之不亦可乎則何有不猶有懼焉由因阻伐之且令之勦者皆
吾敵也言楚兵害我者雖及胡考胡考元獲則取之得老
禽之何有於二毛二毛何有不忍於人乎明耻教戰設刑戮以和
房之求殺敵也凡若此者所以傷未及死敵人被傷未如何
勿重傷之平若愛重傷則如勿傷不傷之也愛
其二毛二毛若不忍禽則如服焉則何須去戰三軍以利用

也凡行三軍之事金鼓以告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而利而
用之利而動阻隘可也則金鼓以告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而利而
志鼓儻可也擊鼓而伐之則金鼓以告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而利而
氏勞楚子于柯澤柯澤之夫人羊氏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勞楚子
使師緡示之俘馘所得四也載所載耳也君子曰非禮也楚
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此送迎賓客不出中門見兄弟不踰闕
與楚兄弟不出門限此專言于氏戎事不迹女器言婦人非
物以見楚子入饗于鄭楚子入饗于鄭文公享之九獻用上公之禮九
實旅百旅數也庭中所有百加邊豆六品也食物六品加於豆
饗畢身終夜出子遂出文羊送于軍文夫人羊氏取鄭二姬
以歸楚子取文羊所叔詹曰叔詹大夫楚王其不淡乎言楚子
其為禮卒於无別无別也別彼列无別不可謂禮何以為禮

將何以沒知不用則危故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諸侯因不
卒為商君所殺

晉惠公左傳詳節卷之六

增修訂正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七

僖公三

甲申二十三年是歲也成公卒弟容立是為成公楚成得臣

帥師伐陳子成得臣遂取焦夷子佳夷陳邑城頓而還子外陳邑

城而子文以為之功取文城有功使為令尹使代那叔伯曰

子若國何言子下不懼為對曰吾以靖國也好

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言子王有貴仕其人能靖

者與則其人安靖不為有幾多也言能安靖者不○晉惠公卒

子固立是懷公命無從亡人命重耳出亡在外懷公期期而

不至無赦期期而懷公命無從亡人命重耳出亡在外懷公期期而

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時孤突在秦國重耳弗召孤突

不昭言懷公執孤突歸故執之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對

諫曰：諫公臣聞天之所啓，大凡天意所人弗及也。能及也，晉公子有三焉，足以見天意也。一、事天，其或者將建諸國，故知天意也。二、事親，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知其生不蕃也。三、事國，離外之患，自遭難難，而至于今，其重且不可不蕃而一也。此可以觀天意也。殆將啓之，重耳使復國也，二也。此可以觀天意也。人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而從之，而三人者皆三也。此可以觀天意也。一、晉鄭同濟，二國實同濟，其過子弟，其有晉國子，固將禮焉。禮當以况天之所啓乎？况重耳乃天意所欲，則非聽禮之及楚，去楚而歸，楚子嚭之身，重耳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請侯，侯曰：言何以報？對曰：子女復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請侯，侯曰：言何以報？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則，羽毛齒革，則君有則。君之餘也，皆楚君早用之，其何以報君？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然，楚子言金，何以報我？我者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靈，得反晉國，復歸晉國，晉楚治兵，治兵則遇於中原，而二國遇於中，其辟君三舍，舍言晉兵當退三舍，若不獲命，若三退而楚不止，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手欲澌右帶，囊鞬之文，故云左執鞭弭，右屬囊鞬。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子玉請殺之，其志大故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至者易至，儉而文而有禮，文華者易至，能約之，其從者肅而實，肅教也，實教者易至，至者易至，忠而能力，忠誠者易至，力者易至，勤而力，晉侯無親，其志克故无親也。以外內

惡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吾聞姬姓唐叔之後謂姬姓唐叔

也其後衰者也其又侯子孫日以自衰其將由晉公子乎晉者

必有天咎我若殺之是違天也乃送諸秦楚遂送重耳秦伯納之

五人秦穆公以女五懷贏與焉懷贏公孫子圍之妻蓋重耳之

揮之而使之水怒曰秦晉匹也秦晉匹也言秦晉皆

而囚乃降服他日異公饗之秦伯享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起衰之有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

河水宗于海以尊秦也公賦六月佐宣王北伐以喻重耳

歸晉必能趙衰曰重耳拜賜秦伯之陽拜公子降拜稽首

重耳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衰曰君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重耳

敢不拜重耳敢不拜謝

二十四年成公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耳及

河也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以璧授公子

臣之罪其多矣罪於君臣猶知之有如水言我心即如投

其璧于河蓋以爲質信也濟河入于曲沃朝于武宮

立廟於其邑國廟使殺懷公于高粱懷公奔高粱使人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死于高呂卻畏福文公所福害去逆國將焚公宮而

弒晉侯弒晉侯文公以寺人披請見詩人內官也名披公使讓

之披晉侯又公於蒲且辭焉且辭焉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

君命一宿經公命女即至女即至女不待宿而即日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田從狄君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公

命女三宿惠公命女中宿至女中宿至女不待宿而即日

何其速也而女何來夫往猶在夫往猶在

也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君之言我意也其知之矣庶幾知君

若猶未也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將有難除君之惡謂前

無二無二唯力是視唯力是視余何有焉余何有焉今君即位今君即位

齊桓公齊桓公

其無清秋乎其無清秋乎

而使管仲相而使管仲相

君若易之君若易之

命行者其眾命行者其眾

文公乃召以難告文公乃召以難告

初晉侯之豎頭須初晉侯之豎頭須

其出也其出也

竊藏以逃竊藏以逃

求見求見

沐則心覆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心覆則圖反

居者為社稷之守居者為社稷之守

其亦可也其亦可也

何必罪君者何必罪君者

僕僕

其亦可也其亦可也

者為罪國君而離區夫劫一國之君乃懼者其最矣夫此則
將非一僕人以告言以領之公據見之致見之晉侯賞從亡
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介之推不言祿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
有言其公祿亦弗及不及公領推亦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有言其公
唯君在矣文公存焉惠懷無親枝害而无親外內棄之
臣民无不奔之天未絕晉意未肯祀必將有主出而主之
至是祀者晉國示廟社非君而誰非君而誰非君而誰天實置之
以主晉祀而二三子以為己力公之發國為己力所致也
不亦誣乎不亦誣乎竊人之財世有偷切者猶謂之盜名目
曰况負天之功以為己力乎立君天之功也或者負之以下
其罪在下者以負天之功為己力上賞其奸在上者以立君
其罪在上者以負天之功為己力上賞其奸在上者以立君
其罪在上者以負天之功為己力上賞其奸在上者以立君

其母曰介推之蓋亦求之自求前不以死誰戮也
對曰尤而效之過也過也我以此彼貪大者為罪又甚
焉則我罪又且出然言且我己出不出食其食不當更食其母
日亦使知之若何亦當使知之也對曰言身之文也有人記
其所以文飾身將隱也過於山林矣焉用文之何用假言身以
求顯也隱而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汝乃能若是乎
與女借隱我願與女俱遂隱而死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
使入成之以縣上為之田遂以縣上之田為田祭曰以志吾過
也言以此出且旌善又且以旌善也王將以狄伐鄭使人
王怒故欲以狄兵伐鄭也富辰諫曰不可言狄不可用臣聞
之臣之所聞如大上以德撫民同仁无親疏之間也臣聞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以鄰相及而至於遠也昔周公弟二

叔之不咸武庚以叛故周公傷其不和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之以蕃蕃并周以爲周室之藩管

蔡邕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

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此四

昭故其子爲穆也昭生穆武王屬凡蔣邢茅朕蔡周公之胤也

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後也昭穆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

類召穆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而作詩曰此詩小

同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於周成周而依宗族於而作詩曰此詩小

樂歌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常棣之華

干牆周德矣外禦其侮言兄弟在家內侮不和

如是詩則兄弟雖有小忿則知兄弟之問雖不廢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親親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其若之何

彼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如物而得且
其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而巳之謂忠以失之謂信有口
也銀狄皆則之四狄者以此四奸具矣四奸謂讒諂時頑囂也周之
有懿德也當周公盛時猶曰莫如兄弟而周公作詩故封建
之而大封建其懷柔天下也懷順也猶懼有外侮猶思有外
扞御侮者莫如親其詩言兄弟外侮莫如親也故以親拜周
故以同姓諸依為周屏蔽召穆公亦云周公作之召公今周德既衰言今
衰微矣我周德既於是乎文渝周召周公召公之親而伐之是變以從諸
姦之是從諸奸而崇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奸禍之民未忘禍也
九年有子頹之此信也王又具之今王用也其若文
武何言將受文王武王弗聽不從使顏叔桃子出狄師王
大夫頹徒回狄伐鄭師伐之取揅取揅王德狄人

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言狄女下臣
聞之曰下之所云如報者倦矣大平報人之倦者施者未厭
彼其女也彼其女也狄固貪怵或狄之性本貪怵王又啓之
今以其女為后今以其女為后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近無終然無終然無終
狄必為患言致狄人之患也王又弗聽又弗聽甘昭公通
於隗氏甘昭公即所立狄后也子帶也食邑於甘隗氏王替隗氏王替隗氏
顏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叔即甘昭公也顏叔桃子
狄怨已故作狄怨已故作大敗周師大敗周師王出適鄭王出適鄭處于汜處于汜
也地名宋成公如楚宋成公如楚王出適鄭王出適鄭處于汜處于汜
過鄭過鄭鄭伯將饗之鄭伯將饗之宋公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伯問禮於宋公禮對
曰宋先代之後也謂高於周為客周尊先代以天子有事天子
有祭宗廟焉則謂之禘禘有喪而宋弔之拜焉則王特拜豐厚

可也言天子尚尊敬之故當鄭伯從之多加禮以○王使來

告難哀王使人來言告太曰不穀不德我以天德之故得罪

于母弟之寵子帶子帶與王同母之弟故曰母弟郤在鄭地

汜使我也野也言得隳於汜弟故敢告叔父魯與周同姓故臧文

仲對曰使也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敢不奔問官守官守

省視官具于汜官司其器用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二十五年是歲圖文公卒子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出

將納王將納周狐偃言於晉侯曰晉文公云求諸侯莫如勤

王勤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諸侯信之勤王則可以且大

義也室天下之六以也繼文之業晉平王體大戎之變而

繼其業也而信宣於諸侯如此則信今為可矣今日納

矣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曰吉得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

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

此兆也對曰周禮未改而周王之禮未改今之王周王之

古之帝也自古之五帝也言周王之禮未改今之王周王之

大有之睽本卦為大有之睽曰吉吉也遇公用饗于天

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變也曰吉吉也遇公用饗于天

克也筮得大有吉孰大焉皆吉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係秦師

使還而以晉師順流而下后師圍温温温左師逆王

孟欲自專納王之功也取大叔于温温温左師逆王

預隳也王入于王城歸于周取大叔于温温温左師逆王

之于隳城晉侯朝王朝王朝王王饗醴王為

命之宥命之宥請隧也文公請用此禮是禮何

禮何禮何禮何禮何禮何禮何

禮何禮何禮何禮何禮何禮何

輔相而成王勞之而成王嘉二公之勳而賜之盟公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此明世世之詞言魯載在盟府而載於盟書
盟之大師職之其盟書別為副本相公是以糾合諸侯亦先
公為盟主所以而謀其不協則諸侯有不和協者彌縫其闕
有闕失者則而匡救其災則相與有正救之昭舊職也所以若
是者蓋欲昭顯及君即位及君即位公即位諸侯之望望於齊魯曰其
率相之功諸侯咸曰齊君庶幾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言魯待
相善之盟故不復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嗣而棄
命廢職豈有嗣出九年而肯棄先其若先君何職將如先君
相公君必不然以此知齊及不恃此以不恐魯之君子持齊
侯乃還齊乃還師也○慶季不祀祝融與鬻熊鬻熊鬻熊之別封
也鬻熊之別封也鬻熊鬻熊之別封也鬻熊鬻熊之別封也

而祀焉齊欲成慶季借此示而加之別封於不得楚人讓之
責其對曰我先君能執耒疾而不得嗣位至鬼神弗赦
不祝融鬻熊能而自竄于夔別封於夔吾是以失楚得嗣為
不祝其能言所以不化也今按不祀禮也楚人諫之非也
者楚滅夔其所以夔子歸其也
慶季二十七年是歲魯公卒弟諸楚子將圍宋宋叛楚
慶季之使子文治兵於睢治兵晉名慶季終朝而畢自旦至
車不戮一人子文子玉復治兵於焉楚子貫三人耳以其
其又王委終日而畢厥鞭七人也貫三人耳以其
貫也國老皆賀子文子文子文子文子文子文子文子文
飲之酒子文飲賀去聲為晉尚幼父也其年尚小後至後至後至
不賀獨不賀子文問之問何故對曰不知所賀者何事也

子之傳政於子王二十二年子文使子曰以靖國也子文

之伯靖諸內而敗諸外靖於內而敗於外也所獲幾何

也言得不補喪子王之敗敗於外者子之舉也非其人也舉

以敗國本欲卒子王以靖將何賀焉如此則何子王剛而無

禮強而外无礼高不可以治民政而治民也過三百乘若

苟入而賀若使我有賀河後之有其又何後焉楚子及諸侯

圍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先軫晉下軍之報施救患報宋而楚韋之故告急

取威定霸治楚之威於是乎在矣凡此四事在此孤偃曰

楚始得曹曹以而新昏于衛楚成王新娶若伐曹衛伐曹若先

國楚必救之楚愛曹晉備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叔救以

云齊宋 於是乎蒐于被廬鬼治兵也作三軍晉公元年

二軍今之文公謀元帥元長也趙衰曰郤穀可

軍帥似危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聞郤穀之言禮樂而

敦詩書言敦崇者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詩以美刺書

也紀述政事為禮樂德之則也和民聲為德則法也

德義利之本也有利義利夏書曰未定書之明試以功明試

也賦納以言則取納以言而觀其志也明試以功

其事 車服以庸既有言有功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

用郤乃使郤穀將中軍從趙衰之卒也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二年欲用之遂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言民未未安其居無義則朝夕於

是乎出定襄王以五年晉納衰入務利民利民之事民

懷生矣民皆懷之居將用之文公曰子犯曰民未知信信民
不食其言未宣其用於明也言未明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信
五年伐原原退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資易者明徵其
辭與券要約公曰可矣乎文公言民子犯曰民未知禮信知
少長貴禮未生其共之心不知禮則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順少長明貴賤也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
民聽不惑民知義信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
明出穀成明年楚子使釋宋圍曹伐則齊宋免者謂此也
戰而霸明年去楚戰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解卷七

音點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僖公四

二十八年僖公晉侯侵曹以楚好伐

國人不欲備之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謂人以其君欲去

三月入曹地曰今無入僖負羈之官謂僖負羈

魏犢魏犢願怒魏犢武子也曰勞之不圖言我軍有

報於何有報也魏犢負羈氏以火燒殺魏犢

傷於曹子同殺僖負羈公欲殺之魏犢而愛其利魏犢

使問曹人且視之病且視其病將殺之魏犢魏犢束曾見使者

自安距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前三百也曲踊三百曲踊言曲踊也顛頤以徇于師顛頤言顛頤也公曰宋人告急宋人告急言宋人告急也我欲戰矣我欲戰矣言我欲戰也先軫曰先軫將絕晉而歸先軫將絕晉而歸言先軫將絕晉而歸也齊秦未可齊秦未可言齊秦未可也楚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我執曹君楚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我執曹君言楚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我執曹君也田以賜宋人田以賜宋人言田以賜宋人也必不許也必不許也言必不許也楚愛曹衛衛之田以界宋人楚愛曹衛衛之田以界宋人言楚愛曹衛衛之田以界宋人也執曹伯執曹伯言執曹伯也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言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也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言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險阻艱難言險阻艱難也盡知之矣盡知之矣言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天假之年言天假之年也民之情偽民之情偽言民之情偽也而除其害而除其害言而除其害也軍志曰軍志曰言軍志曰也又曰知難而退又曰知難而退言又曰知難而退也子玉使伯子玉使伯言子玉使伯也我欲戰矣我欲戰矣言我欲戰矣曰非敢必曰非敢必言曰非敢必也有功也有功也言有功也願以間執願以間執言願以間執也王怒王怒言王怒也

楚子使子玉無從晉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今乃請戰於長谷也
師曰宛春使大請復衛侯而封曹
曹伯已見執失仇故曰請
封臣亦釋宋之圍
子玉要晉先復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
聞宛春之言而
君取一釋宋圍為晉之惠
臣取二臣謂子玉
言子玉無禮
不可失矣
擊之不可失也
先軫曰子與之
以戰勝之
以爲取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東也攜離也言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東也攜離也言
圍之而後定計也
公說文公直先
乃拘宛春於衛
而致其
且私許復曹衛
以携之
曹衛生歸於楚
二國言其命
王怒
使告絕故怒
從晉師也
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
辟臣
晉又君也
子玉也
晉師也
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
故退
而避之
子犯曰師直為壯
言用兵者以
曲為老
以理曲
豈在父乎
信師出故也
不微楚之惠不及此
文公過楚
言
則不至此
退三舍
辟之
凡九十里
所以報也
初文公與楚
於中原
其避君三舍
言
其惠食言
報楚之言
晉師下
日以兀其
謹方樂也
曲楚直
曲而楚之理直
其眾素飽
其
充飽
不可謂老
師老矣
我退而楚還
我將何
求則我固無
若其不還
而楚兵不歸
君退臣犯
而楚臣乃不

有辛之虛以觀師此有辛故國名晉曰侯登曰少長有禮晉侯大

民以禮故少者在前列長者其可用也言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

其兵益也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

孟孫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曰今日必無晉矣安得如此胥臣

蒙馬以虎皮胥臣曰司空季子也先犯陳蔡時陳蔡將下軍

先犯之右師潰楚師馳之楚師以爲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晉上軍狐偃其左也左師潰楚左軍楚師敗績左右師皆

也晉師三日館穀至于衡雍衡雍鄭地晉兵退作王

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獻楚俘于王所獲

王饗醴王設尊禮命晉侯宥命之幣物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叔與又策命晉侯為侯伯尹氏周大夫也孟王使

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彤弓一彤弓赤彤矢百

矢則百茲弓矢千也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矢千則弓十

彼使備臣无誰行牧圉則誰与并糞養牛不協之故今以
不相和用昭乞盟于爾大神大神所以昭告于爾以誘天衷
誘掖備人中心自今日以往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定之後行
者無保其力為勞而君出行者无居者無懼其罪國內者无
以不出從君有渝此盟有或變今以相及也而相加之者明
神先君代之君神其先是糾是殛以糾正其罪國入聞此
盟也為國臣民而後不貳然後肅侯歸國而民无二心也
元坦訟于晉納賂於王公執肅侯婦于京師囚之元坦歸立公子
城濮之戰晉楚戰于晉中軍風于澤相誘而走失也亡大旆
之左旆旆左旆也大旆旗名係旆曰旆通帛曰旆旆者旆
馬旗旆者而皆失之是旆司馬殺之官殺旆旆者以徇于諸
侯以不不用命師還既還舟之僑先歸舟之僑士會

細石細石振旅愷以入于晉兵入曰振旅
以獻俘授箴獻所獲囚也飲至
大賞飲酒於朝以告至而徵召諸侯復會殺舟之
僑以徇于國殺之以徇衆民於是大服皆畏服君子謂文公
其能刑矣善言刑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徇師殺
今按魏犢顛頡頡頡而顛頡○會于温諸侯晉侯召王賤強公自
不取以諸侯謂之能刑可乎○會于温諸侯晉侯召王賤強公自
且使王狩又違召王之事欲令王以出狩仲尼曰孔子脩春
論述以臣召君是以臣召周天子不可訓訓不可故書曰
天王狩于河陽春秋以孔子書於言非其地也冬獵曰狩蓋天
出封內今之河陽晉侯召王之罪○晉侯有疾晉文公曹
伯之豎侯孺貨茲史賂於晉掌卜筮之官也圖圖樹樹效效

間設使得以古秦為君知其難也邊邑尚隔越於晉國也國必難保守焉用亡鄭
以陪鄰秦必亡鄭以益晉乎鄰之厚晉之厚
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厚
主人蓋亦在秦東行李之往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其其乏
故曰東道也秦捨行李之往來秦之使者往來東道共其乏
困資糧能供之君亦無所害君何害之且君嘗為晉
君賜矣言前此晉東君曾許許君焦瑕唐公許秦君以朝濟
而夕設版焉以守二城言晉秦之速也君之所知也唐公
公所素知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疾其大无既東封鄭彼
以關其東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彼晉將又若不闕
秦滅也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以肆
利晉言晉將取秦以大利也唯君圖之秦君自裁度之秦伯說
穆公聞燭之武之與鄭人盟謂人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

成之二子比皆秦大夫反乃還秦伯子犯請擊之秦師公曰不

可不肯徵夫人之力不及此言我非秦伯之助无因人之

力而激之不仁因秦之力而反失其所與不知秦之同心而

知也是智以亂易整不武亂以相攻是不武也吾其還也此有

吾亦愛也亦去之晉師亦○子使周公闕來聘周公名闕王

聘魯魯國饗有昌歆白黑形饗也白謂教猶也黑謂教黍也

也形也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文足昭謂文也聘其王君待之

當不武可畏也言我武之則有備物之饗

如物之以象其德備物所以象其薦五味謂昌歆吾

穀謂白鹽虎形謂虎也以獻其功武功所以獻其吾

何以堪之功何以當此禮

壬辰二十一年夏四月二辰四卜郊傳例曰啓蟄而郊啓蟄

○秋伐
晉因晉侯敗狄于箕其晉地名晉襄公與卻缺獲白狄子
種也其君為卻缺所獲焉先軫曰時先軫討其匹夫逞志
於君謂也而無討罪而君不討我敢不自討乎破借一死而
平免胄其先軫乃除入狄師以於死焉為狄人歸其元
以先軫之面如生人言其異也初曰季使也為文公出使
首歸于晉過冀見冀缺釋與時在田中耘苗其妻盭之
去聲過冀有過晉見冀缺釋與時在田中耘苗其妻盭之
往饋之食盭敬相待如賓如對賓客與之歸曰季使也
于轉又于盭敬相待如賓如對賓客與之歸曰季使也
於文公曰公而使用之敬德之聚也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
能敬必有德能聚其德及德以治民有德者可用君請用
之卻缺也臣聞之下文所聞如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
如祭如事而敬大神仁之則也失是為仁之準則也公曰其父

何罪二十四年魯為欲可乎言其父有罪對曰舜之罪也
而魯死於水舜治其罪其舉也與禹能治洪水舜復率而
之信敬神相之賊也晉仲從子糾伐齊射中相實相以齊相
能川晉神為相以康誥曰書周書各所引父不慈而為
慈其子即今康誥所謂于父子不祗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
不能字大傷子乃疾戰所謂于父子不祗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
父事大傷子乃疾戰所謂于父子不祗為子而不敬其父即今
厥考心也兄不交為兄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弟不共
于弟而不恭其兄即今康誥所謂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
大赦而此言不相及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
其弟不以其兄也詩曰詩如風采封采非也皆采各無以
罪而及其兄也詩曰詩如風采封采非也皆采各無以
下體用人者不以其父有惡而發其子也詩曰君取
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而用季之言
反自箕是也公以三命命先且君將中軍且君先其父

春秋左傳解卷之九

文公名與待公子在位十八年

○

來會葬之官來會葬在魯公也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

色而相人謂觀其形也見其子焉以二子殺焉難見叔服曰

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去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謂

五年穀也豐也豐下謂其面必有後於魯國言魯為

之後也於是閏三月言置閏之也

知當在閏三月非禮也言於禮不當在先王之正時也治歷明時之法

獲瑞於始日五星比日也於奉牛幼度更九餘分以此為步占

獲瑞於始日五星比日也於奉牛幼度更九餘分以此為步占

端於始故云復舉正於中
每歲有二十四氣方春發為青清明立
夏至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
雪小寒之即氣兩水春分穀雨小暑夏至大暑秋分
霜降小雪冬至至大寒氣兩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月無
中氣也
朔日平中氣而正月則中氣在晦日則中氣在朔日
於終置用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也
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更有一日
而一歲十二個月止有三百六十六日更有一日
無所歸者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
消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二度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
九日半強而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者是
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月所謂朔虛
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
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屆餘於終也
積至半月是為一月則置之為閏月此蓋不於大凡閏
方置之為閏則閏月安得無中氣邪
復端於始序則不愆
則不悖四時得所故作事
○晉文公之季年信公三諸侯朝

晉以晉為霸王故諸侯
衛成公不朝成公恨其執
晉襄公既
祥以月期日祥祭除服使告于諸侯而伐衛襄公欲繼文公之
討衛不先且居曰且居先軫之效尤禍也言衛以不朝晉故
是效禍也尤請君朝王謂襄公朝之臣從師而居自將晉侯
朝王于溫張洸祖先且居晉臣伐衛晉侯按諸
自行禮耳奈何以此○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也
王也訪諸令尹子上子上謂勃也時為令尹成子子上曰君之
齒未也言成王而又多愛情言愛子之黜乃亂也既立而亂也
英國之舉立恒在少者言楚國得方者未及長且是人
也商臣不可立也按去年商臣請殺太子而立商臣
欲立王子職職為太子也而黜太子商臣欲黜之商臣

聞之而未察未察其失告其師潘崇曰潘崇是大夫成王使

敬也江羊成王之妹嫁於江國者也潘崇殺之潘崇曰身江羊而勿

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女不知教長如此則告潘

崇曰信矣曰其果如此矣潘崇曰能事諸平則之商臣能

能行大事乎潘崇曰能行大事曰能則之商臣能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伯如齊魯伯即公始聘焉初聘於齊禮也凡君即

位去要結外後是而固結之好事鄰國之

宮甲圍成王商臣以天子宮王成王曰

告其師潘崇曰潘崇是大夫成王使

潘崇曰身江羊而勿

告潘

崇曰能事諸平則之商臣能

曰能則之商臣能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禮也得者侯拜凡君即

好事鄰國之

王成王曰

四年二年元禧年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 以報殺也 戰于彭衙

晉地名 秦師敗績 又為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孟明視君陽

此晉人以戰於穀也 借公二年明日 戰於秦囚 秦囚

蓋秦人所生 使乘駒以戈斬之 乘駒時為車右故 囚呼秦囚

去聲 乘駒失戈 而擊也 狼曠取戈以斬囚 狼曠亦晉人取

使代乘駒為右 箕之役 晉敗狄于箕 先軫黜之 黜狼曠而

右 狼曠怒而 其友曰 吾與女為難 故與同作亂 共殺先

曰周志有之 周之志 謂有言 勇則害上 在上勇而信 不登於明

堂 則為不義 之人不得 曾 死而不義 言先軫則及死 非

勇也 不義而死 豈共用之 謂勇 勇則害上 故與同作亂 共殺先

右 因勇而得 勇則害上 故與同作亂 共殺先 亦其所

也 所謂謂上不我知 吾所以怒者 正吾黜而宜 若夫失

乃知我矣 上之人不知我也 子姑待之 言不可

為我所及 彭衙既陳 至是年 與秦戰于彭衙 以其屬 馳秦師 以已

戰秦師 死焉 師為秦師 從之 而後 秦師 大敗 秦師 師之

敗 狼曠 君子謂 狼曠於是乎 君子可以為 君子矣 詩曰 雅詩小

言 君子如怒 言君子如 亂庶遄沮 疾也 沮止也 亂也 亂也

又曰 皇矣 詩大雅 王赫斯怒 言王赫 爰整其旅 則整旅

孟子曰 文王一怒 怒不作亂 作亂以害 在上之人 而以從師

乃安天下之民 可謂君子矣 子則其怒也 君 秦伯猶用 孟明

以戰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也 同孟明之 秦師

又至 秦兵及後 將必辟之 不可去 懼而增德 言孟明因敗

以撫不可當也秦民及樂為之效詩曰詩大雅毋念爾祖言

豈不思念其祖考乎聿脩厥德修其德也孟明念之矣孟明

矣念念德不怠念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其可敵乎○

秋大事于大廟大事禘也躋僖公躋升也於是夏

公公之逆祀也逆祀也且明見

父弗忘為宗伯宗伯禮官也尊僖公尊崇僖公也且明見

曰弗忘為宗伯吾見新鬼新鬼謂僖公也大故鬼大故鬼謂魯公也

公是順也公是順也君子以為失禮君子以為失禮

後小順也後小順也禮無不順禮無不順者祀國之大事也者祀國之大事也

我而逆之我而逆之而行之而行之可謂禮乎可謂禮乎○

不先父食久矣不先父食久矣

故禹不先鯀故禹不先鯀而先於湯而先於湯

文武不先不密文武不先不密

宋祖帝乙宋祖帝乙

鄭祖厲鄭祖厲

是以前是以前

皇祖后稷皇祖后稷

君子曰禮君子曰禮

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

仲尼曰禮仲尼曰禮

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

聲下 下展禽 知柳下惠之賢而密在下 慶六關 絕六國所以禁

同慶之殊失 妾織蒲 使妾織蒲為席 三不仁也 此所謂不仁也

器之飾無其位而用山節藻梲 縱逆祀 亦禮而弗禁之祀爰

居 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 三不知也 此所謂不

三年秦伯伐晉 報晉之怨 濟河焚舟 示士卒以

郊 皆晉地也 晉人不出 將死 遂自茅津濟

先渡河 舟已焚 封穀戶而還 蓋聖人其骨也 遂霸西戎

穆公之為君也 如穆公為君舉人之周也 情而棄其善也

與人之壹也 用人事壹不以終始而有一 孟明之臣也

姪 所知下其不解也 能懼思也 能懼思也而有思慮

孟 子桑之忠也 如 下文 其知人也 能知孟之賢能舉善也

詩曰 詩召南國于以采芣芣 于以沼于 沼

秦穆有焉 言秦穆用人不棄 夙夜匪懈 民為君

以事一人 盡其心力 孟明有焉 言孟明事君

子桑有焉 言子桑事秦穆 公如晉 晉公朝

賦 善之者 我 既見君子 樂如之 詩

國受命於大國 命於晉 敢不慎儀 襄公賦詩

君 賦 之 以 大禮 晉君享公是賜 何樂如之 詩

抑小國之樂 又言小國所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辭 文公降階而辭 登成拜 於是賓王升

皆由故大國 晉侯降辭 文公降階而辭

晉侯降辭 文公降階而辭 登成拜 於是賓王升

皆由故大國 晉侯降辭 文公降階而辭

禮公賦嘉樂大雅篇文公曰賦此詩者取其頌也

四年迎婦姜于齊齊公娶姜氏卿不行

也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也信也文公夢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迎之

用知是使賤者迎也不君而卑之而卑其勢立而廢之位

其棄信而壞其主而毀壞其內主也禮在國必亂

在家必亡言其在宮中言之謂之家不允宜哉

時保之言思天威者於是敬主之謂也威也分不可紀如卿主

即分是楚人滅江之小國秦伯為之降服秦伯魯公也

次不宿不舉盛去過數大夫凍雖不能救能救之敢不於乎

曰同盟言秦魯與江同雖不能救能救之敢不於乎

君子曰詩云詩大雅惟彼二

國言其政不獲其政不獲其政不獲惟此四國故此四國爰究爰度

其秦穆之謂矣言穆公能因江之衛甯武子

來聘武子甯命也公與之宴文公以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武子又不答賦又不答賦使行人私

焉行人掌賓客之官也對曰臣以為隸業及之

也對曰臣以為隸業及之昔諸侯朝正於

王朝天子而王宴樂之樂者侯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陽謂諸侯用命也不備言其功所恨怒也

而章以命而行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所恨怒也

八年莊公以覓報宴覓明也天子好腹放宴之意

今陪臣來繼舊好者侯之臣曰陪臣武子言我陪臣也君辱
貶之而君乃在焉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自取戾者自取罪也昔武子言我陪臣也
人既失於所賦武子辭之則是彰其失也吾則則其是也吾則則其是也其是也
也其是也因行人之同而私及之焉孔子稱武子其是也其是也

五年楚滅六蓼二國皆魯陶陶後堯臧文仲曰魯陶陶庭堅

不祀忽諸庭堅魯陶陶字也二國忽諸德之不建蓋由上无刑

而固民之無援下无資方伯以哀哉聖賢之後豈不哀哉○

晉陽處父聘于衛衛使陽處父聘成故反過齊齊晉邑名陽處

此竈竈從之竈竈逆旅大夫也及温而還行至温邑其妻

問之何故既從以剛言也為商書曰今周書供人

沈漸剛克克能也惟深沈不暴露之高明柔克高明柔克

沒乎其死也天為剛德天取陽故猶不于時猶不用時况
在人乎况為人而可且華而不實且外之為人口惠而不實
煥然之所聚也則惠而實不至犯而聚怨用剛則犯人不不可
以究身如此則不能安定余懼不獲其利言我之所獲者似
獲其利而離其難又所以犯人也取謂去是以去之我所以去

六年晉蒐于夷夷晉地名春秋狩曰蒐舍二軍七年晉初

舍去二軍二軍而後一軍之制舍捨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

也代先且居將趙盾佐之盾趙衰之子也陽處父至自

温温今臨晉改蒐于董董晉地易中軍使趙盾將中湯子成

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故黨於趙氏趙衰之父子且

謂趙盾有能趙盾有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乃晉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所以自中軍之佐宣于於是平始為國政也宣子看

蚡之制事與之正法罪之輕重辟刑獄未決之刑

董通逃督有罪而由質要用其券以治舊濤治理舊日之本

秩禮秩禮所以本上續常職常職所以守世出滯淹按賢才

於下既成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大師賈化晉之官也

常法定之法○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以子車氏之三子奄

息仲行鍼虎為殉以三車大夫也穆公之葬皆秦之良也

言三子皆國人哀之秦國之人為之賦黃鳥秦國風黃鳥詩

公以人從死而作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言其德

歸不能為中國之死而棄民善人若天民之秀也今先王違

世謂世也猶詒之法猶詒之法猶詒之法猶詒之法善人乎斯

詩曰召旻人之云亡人謂善人邦國殄

殄而人亡則邦國殄絕無善人之謂無善人之謂若

何奪之而奪之善人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言古之聖王知命

不可以是以並建聖哲善通明也哲哲也並建樹之風樹之風

地風俗而分之采物在旗衣服之采章物著之著之語言語言

後世為之律度律律也度度也引之表儀為標表儀儀也

貢之貢之表儀為標表儀儀也引之表儀為標表儀儀也

昏喪祭之禮昏喪祭之禮告之訓典訓典先教之防利防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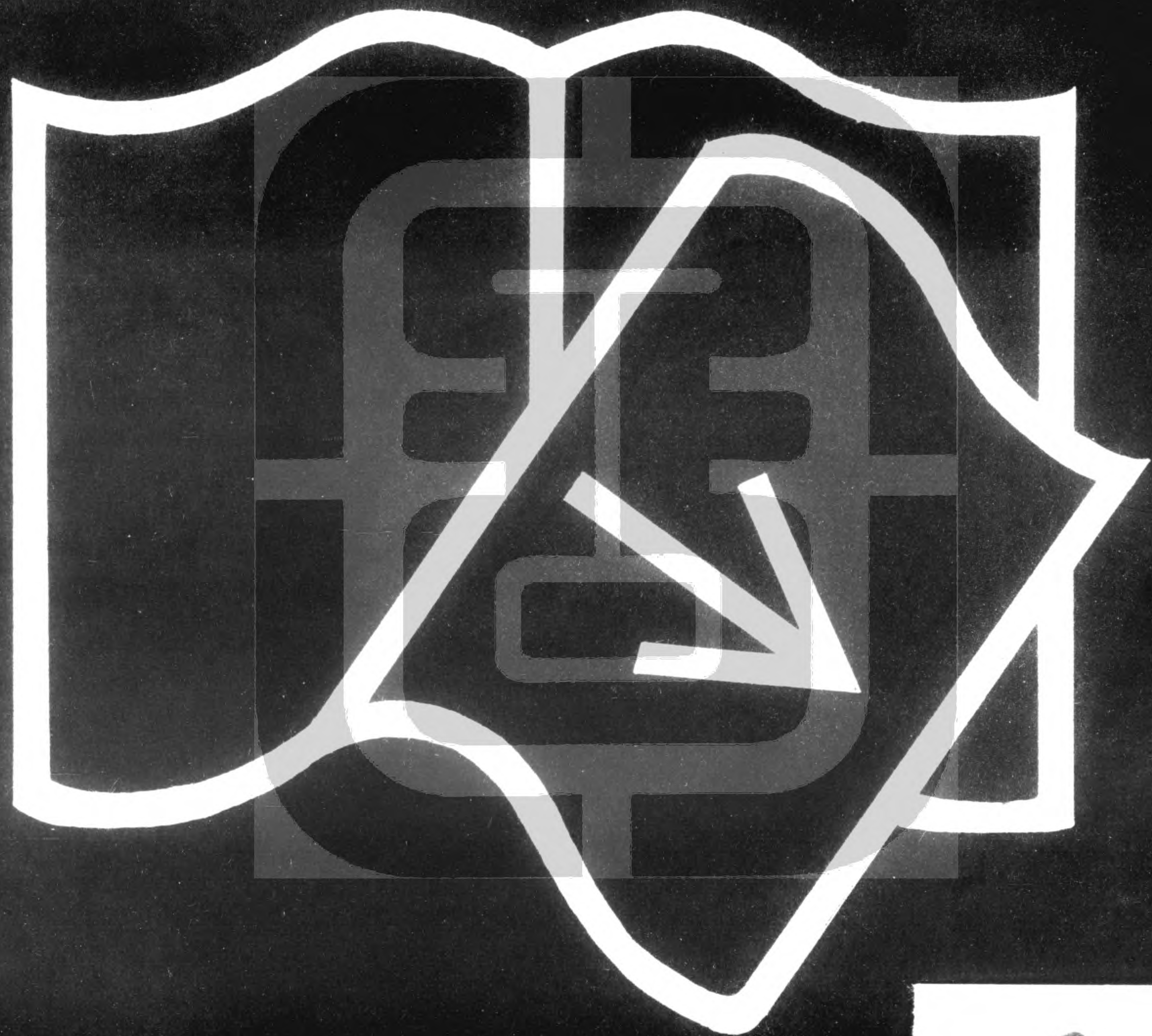
使毋失其土宜因禮以土道之以禮道之以禮眾隸賴之眾隸賴之

下至無法以遺後嗣無法以遺後嗣命命聖王同之聖王同之

今縱無法以遺後嗣命聖王同之聖王同之而又收其良以

而又收其良以而又收其良以

死而又中其善人難以在上矣如此則邦國殄瘁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若秦之子孫不復能征矣○季
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之子季孫行父也使來遭喪之禮以行
聞晉侯諒故使來大夫聘而禮於晉執以其人曰將焉用之
其長者云何用文子曰備豫不虞一執以其人曰將焉用之
此禮也文子曰備豫不虞一執以其人曰將焉用之
教也此乃古人之求而無之實難之則平後求何害而先
何害也○晉讓公卒果如季文子靈公少靈公之去聲
晉人以難故晉人恐其國之多欲立長君故舍靈公而別
同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者趙盾之子也好善而長結好善
又居衆兄弟之先君愛之愛惜此子且近於秦於秦又素去
長也近迎之秦舊好也秦國舊日去置善則固則其本固
事長則順則其本固立愛則孝愛則為孝矣結舊則安結



原件短缺

P9以后缺

